

OCT 29 1945

# 南風

第一卷 第六期

民國卅四年十月出版

## 第六期目次

還都神京.....	徐父
由古老的斐尼基到現代的黎巴嫩.....	孫源
火線小景 (A. Isbach 作).....	徐仲年
開關貴州龍場九驛的奢香.....	朱俠
定本光宣詩壇點將錄跋尾.....	汪辟疆
夢痕漫記.....	太虛
胡豆又開花何人不憶家.....	易君左
天作之合.....	非素
香港歸來.....	自在
蜀居隨寫.....	周曙山
公開的祕密(戰地之三).....	謝冰瑩
夜以繼日(西摩諾夫作).....	朱新民

南風社發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還都神京

詹父

抗戰八載，倭寇終於屈膝投降，同盟最後勝利來臨。失地重光，舉國騰歡！淪陷區的同胞，有的已在水深火熱中呻吟了十餘年，最短的也已苦熬了數載。一旦鬆髮露見青天，其歡欣之情，不言可喻。政府當前的第一課題，就是迅速推進復員工作，恢復淪陷區正常秩序。而最急切重要的，莫過於還都神京，收拾河山，傾導建國。

戰後建都地點，時人頗多高論，大概是因爲一般人對於戰後首都是否仍舊放在南京一點，表示考慮。所提出的地點，除去南京不算外，大致不外南北兩派，南派多主武漢，北派多主北平和西安，所提出的理由，南派大抵着眼於經濟和人口，北派大抵着眼於民族、歷史和國防。此外又有內陸派與海濱派之分，內陸派採避敵政策，主張西安和武漢，海濱派採迎敵政策，主張北平濟南乃至長春。各有各的理由，至今未有定論。我們以爲建都問題，有關於國策，建都問題的決定，有待國策的標明。目前應先凱旋還都，以南京爲國民心理上最後勝利目的地。

曠觀古今中外歷史，凡於戰時遷都者，戰勝後必定還都。庚子之役，聯軍陷北京，軍駕幸西安，和議已定，有獻議遷都西安者，兩江總督劉坤一力爭，逾年軍駕還京師。這次

同盟國勝利了，蘇聯由古比慈夫還都莫斯科。中國居於戰勝國的重要地位，自當光榮還都。

英國地理學家柯立西 (Valerian Cornish) 著「主要都會」(Great Capitals) 一書，認爲建都的條件有三：即又路口、堡壘、和穀倉，意圖交通便利，形勢險固，與農產豐饒，或供應充足。就這三個條件而言，南京(和北平)顯爲建都之上選，毋待闡述。美國軍事學家馬罕 (Mahan) 著「海權及其對於歷史之影響」一書，結論是古今很多國家的興衰存亡繫於海權的強弱得失，海權爲立國之本，在近代歷史表現尤爲顯著。根據這一理論，中國首都須在離海不遠之地，俾便於發展海權，便於應付海上威脅。南京(和北平)恰合此要求，適於建都。

由此可知今日還都南京，亦爲掌握地理優勢。茲再申論之：南京居大江下游，接近海口，以河港而兼海港。張其駒先生有云：「其地有高山，有平原，有深水，三種天工備毓一處，世界各國之首都，未見其倫」。且其鄰近經濟首府之上海，爲東南財賦之區，就海陸形勢言，控南北之中樞，將來對於東北南洋的開發與經營，有左右邊源之妙。(東北與南洋爲我國兩大生命線)假如我們的國策是迎擊敵人而不是

躲避敵人，那變戰後南京仍適於建都。（就國防與經濟言，北平亦為理想的首都。）

況且，這六朝金粉的京都，國民政府建都以來，土木大興，市容壯麗，已具首都規模。名山勝蹟，環境優美：如清涼山、玄武湖、秦淮河，倘遊息其間，逸趣盎然，足以增進國民健康；如中山陵、明孝陵、雨花台，懷古國之思，發人深省，可以增強民族意識。至其龍蟠虎踞的雄壯形勢，尤為中外人士所共仰。

現在，政府決定遷都南京，足慰全國同胞嗷嗷之望。我們以萬分興奮的情緒，欣慶政府凱旋還都！何時熱望政府積極策進各地復員工作，迅速恢復淪陷區正常秩序，尤應懲辦奸逆，撫慰忠良。全國復員完成後，政府就要領導建國工作。依國父實業計劃的遺規，遵領袖抗戰建國的偉業，循序漸進，以底於成。獨立強盛的新中國，將為奠定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石。新中國建國史光輝的第一頁，將是「還都南京」！

國父印業計劃

示範印刷工廠

中央印刷所

科學管理  
出品精良

承印項目

圖書雜誌  
表冊簿報  
公文函箋  
票據圖片  
石印彩畫  
製版裝訂

總經理：重慶  
總編輯：楊角  
總發行：大牛  
分發行：橋池街

# 由古老的斐尼基到現代的黎巴嫩

孫 源

(譯自埃及交易報，作者名安泰基，為開羅名律師。)

黎巴嫩國人口約計九十萬，面積一百平方里，是近東最

小的國家，但是生氣蓬勃。由於它的地理形勢，由於他的基督教徒多於回教徒，由於她的各種古怪的宗教派別，由於它是西方與東方文化交流的匯中點的地位，黎巴嫩是許多問題的神經中樞，問題裏的一個：汎阿刺伯問題。這個問題包括着各種不容易與黎巴嫩山的舊有傳統調和的原素，上述所謂傳統，即是獨立及其基督教和海中地精神的傳統。

## 黎巴嫩與斐尼基

黎巴嫩在希伯來語裏，意思就是「白」，這個名字的來源，是因為這座東地中海的山脈，冬天滿嶺都是白雪。這山脈沿東地中海自巴力士坦至敘利亞，長達一百六十公里，闊度在三四十公里之間，高度則在三千公尺，它的天然風景是很出名的，聖經上也常提到這座山，而且為它歌頌，拿它來作種種的比喻。

黎巴嫩以前曾為斐尼斯人統治，蓋當斐尼斯人來到地中海沿岸一帶建立立足地的時候，他們就建立了一個國家，山也屬於他們，連這些高峻的山巔及陡峭的山坡在內，因此斐尼斯人難道不在這些森林中斫下了堅實的木材來造船，樹邊

由古老的斐尼基到現代的黎巴嫩

飄流去征服世界嗎？

斐尼斯因此很快地向黎巴嫩，亞拉杜（即今日的緬亞德島）及更南之加末爾（巴力士坦）沿海一帶發展，他們所據之地，是山與海之間二百公里長的狹長地帶。

即使佔地甚少，但斐尼斯向來未曾形成為一個統一國家，而成為好幾個獨立的共和國或王國。

## 斐尼斯的歷史

斐尼斯歷史是由斐尼斯人名叫山沙尼亞東以編年史形式傳留下來的，可惜這部編年史業已失軼，因此對於斐尼斯歷史，我們今日只有從亞歷山打人哲學家波爾斐爾（紀元二三三——三〇四年）所翻譯的一些片斷中才能得知一二。近世德人毛華爾，法人爾南，英人羅林生，曾計劃重編斐尼斯歷史，但直至今日，我們對於斐尼斯的文化初期的形態，實在還無法明瞭，不過傳說斐尼斯人的源流應該是波斯灣。希臘神話則說斐尼斯族是斐尼克斯（怪鳥）的後嗣，終之，我們對斐尼斯的真實本源，還是不能明瞭，只是一件事却是可能並且確定的即斐尼斯人是受了亞洲民族的激動而在紀元前三千年移居地中海的東海岸的，美國史前研究學院及英國古物

三

研究所，曾在加末爾山洞中搜到一批人骨，據專家研究，認為是十萬年前的當地人類化石，由此管轄（大頭腦，長骨體）看來該地史前居民是非常高大的，和現在的黎巴嫩及敘利亞人完全不同，而聖經上也說及一種高大的身材的古民族，終之，現代黎巴嫩人，可以說是斐尼斯人的後裔，當然也混合了其他民族的血液，而斷斷不是原來的本地民族。

斐尼斯歷史一如近東各帝國一樣祇留下一些片斷，所以要按年代來研究他的歷史是不可能的，我們這樣不妨將斐尼斯人在人類進步上的供獻略略說一說。

### 斐尼斯人的航海及字母

斐尼斯人是古代的大航海家，他們使地中海各民族之間獲得接觸，而建立了國際貿易關係，他們而且有良好的商人，他們還學習隣邦的手藝，回國去設立手工場，仿製外國貨，他們旅行的目的，即在推銷他們的貨物。因此，斐尼斯人又成爲文化的媒介者，但是他們最大的成就，是斐尼斯字母的發明。這個以一個記號來代表口中發出的的一個聲音，而且將這些聲音歸納爲二十二個記號，實在是現代各自種民族字母的源流。假如沒有這些斐尼斯人的天才的辦法，那末，今日世界的文字，也許仍陷入埃及象形字或中國式會意字形中，斐尼斯是創造了正確及明白表現思想的工具，這是人類進步很重要的條件之一。

### 斐尼斯人與戰爭

講到他們的戰爭能力，斐尼斯人如果認爲必需，他們是很會運用戰爭的，但是他們本性是愛好和平的，他們很富足，因此如果他們認爲他們敵人比他們強，他們肯按期賞納，只要他們能保留政治上及商業上自由就是。但是如果他們的敵人要进一步併合他們的話，那末他們就不惜一戰了。這個小民族，在歷史上也有過好多次可歌可泣的抗戰，那蒲叔杜諾沙爾王即屬一例，他曾率領一支強大軍隊包圍了斐尼斯人的泰爾城（因泰爾與埃及聯盟）圍城十三年始終未能攻破，最後巴里龍王（譯者按那蒲叔杜諾沙爾，巴里龍亦名夏爾台國），知難引退。泰爾斐尼斯人雖疲累不堪，但終未屈服，斐尼斯人也曾出征（所謂懲罰戰）但其目的仍在自衛。

### 現代化的黎巴嫩

古老的斐尼基經過無數的歷史的變遷成爲近東一個小小的共和國。黎巴嫩即包括前斐尼斯各古城的疆土：大黎巴嫩國，前名魯里達，現改爲貝魯特，即是這年輕國家的首都，及文化中心。貝魯特在羅馬帝國時代，當時最大名的法學家烏爾柏冷及巴比尼恩，已經在那裏大學裏講學了，從歷史上看來，現在這遺蹟首次斐尼斯獲得了國土及政治的統一。黎巴嫩——斐尼斯人仍保留了他們優秀的性格，他們現在還是大旅行家，在美洲及非洲建立了繁榮的團體。他們供給他們居留的國家以忠實的國民，能幹的工程師及學者，而他們對近東的文化的供獻也十分偉大，阿剌伯辯論非他們原

來的國語，但靠了他們的作家已形成新的血液，挽救了阿剌伯文學致死的痲瘋。西方的文學家凡是經過貝魯特的無不對這個典型的地中海的文化感到驚異。

但是黎巴嫩人雖然保留了他們祖先的性格，但他們還應該克服過度的個人主義，過去使斐尼斯及海拉德（即古代希臘）衰落的原因，就是內部分裂及階級鬥爭，紀元前九世紀，泰爾會成爲革命的中心地，使得整個市民階級被迫逃亡出

海，在非洲另建立一個新城：克爾太——赫大達，即我們所說的加爾太格。

現代的黎巴嫩，誠然實現了古斐尼斯的政治及國土的統一，但黎巴嫩還須實現他們的國家觀念的統一，這是黎巴嫩在創造一個和平及文明的將來上一個最高貴及最艱苦的事業。

## 聞日本投降作付中華樂府

于右任撰曲

（一）禹家爆竹通宵，人類祥光乍曉，百靈且試開懷抱，鏡裏鬚翁漸老。

（二）金剛山上雲埋，鴨綠江心浪擺，盧溝月暗長城壞，胡馬嘶風數載。

（三）黃河水繞邊牆，白帝雲封繡壤，萬靈效命全民向，大任開來繼往。

（四）區區海峽波驚，莽莽紅場月冷，興亡轉瞬歸天命，不作降王繫頸。

（五）誰彈捷克哀歌，誰縱波蘭戰火，諸姬盡矣巴黎破，兩面慶兵日可。

（六）歐洲守望何人，羣衆哀號隱隱，海洋巨霸從今盡，來日之歌笑引。

（七）當年兵火流離，口渴誰來送水，漁人曬網漁夫睡，都是離宮廢壘。

（八）高原木落天寬，故國風和日暖，等慈寺下歌聲斷，當使英雄淚滿。

（九）至誠不外無私，真理方知有始，受降城下逢天使，大道之行在此。

（十）自由成長如何，大戰方收戰果，中華民族爭相賀，王道干城是我。

由古老的菲尼基到現代的黎巴嫩

# 火綫小景

A. Isbach 著  
徐仲年 譯

## (一) 費奇納大夫

兩個作夢浸潤着他的童年：音樂與軍隊。當一隊步兵經過時，他必從「兒童之屋」裏跑出來，跟着他們，過整個城市，站在樂隊旁邊，挺起瘦而且瘦的胸，提高如笛的嗓子，陪伴唱進行曲。

一切使他熱羨：那飾有紅星高高的尖頂軍帽，那鎗尖上四刃的長刺刀。而最使小那翁 (Noun) 心醉的乃是皓光閃爍的樂器，由它們飛出英雄抗戰之歌。

他加入樂隊為學生的那一天，是他一生最美的一天。

整個聯隊都喜歡這個頭髮火黃、面有雀斑、眼如銅鈴、老像受驚的小孩。

他變為「聯隊之子」。軍隊裏的裁縫為他製一件軍用大衣，聯隊中的「爸爸」們（老兵）都到裁縫作場內來，給他指導，為的要使這件大衣裁得稱身，做得入時。

不久，人家給一支銀光反射的喇叭，而軍樂隊的指揮者——由他看來無異乎是上帝——教他音樂。

那翁有根準確的耳朵，所以不久他成爲一個很好的音樂家。

他接連吹過彎曲喇叭與雙管喇叭，終於他成爲一支管子粗大的長喇叭的所有人。

自此以後，人家以經驗豐富的「老兵」看待那翁·費奇納 (N. Feigine)。他參加操演。檢閱時，他總走在隊首，從他的長喇叭吹出響亮的曲子來。

晚上，在點名之前，收拾過樂器之後，他跑到隊部裏去望他的「爸爸」們。他取出那位年老的樂隊指揮贈給他的一支笛，為他們奏一曲快樂的歌或悲哀的曲子。

過了若干時，他陞為指揮者。第一次，在隊部俱樂部裏，他踏上指揮台級，舉起指揮鞭時，他覺得自己的心在雷鳴，嗚聲響似一切喇叭、鼓、等樂器混合的聲音。

他對於音樂的興趣一天太似一天。

有人送他進音樂院裏去讀書。他研究一切偉大的正宗派作曲家。他愛過凡爾蒂 (譯者按：Ciseppe Verdi: 1813-1901, 意大利作曲家)，認識了瓦格涅 (譯者按：Wilhelm Wagner: 1813-1883, 德國作曲家) 和貝多芬 (譯者按：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 普魯士作曲家)。那支「第九交響曲」(譯者按：貝多芬的傑作) 使他昏頭昏腦昏了幾天，彷彿被打了悶棍。他簡直聽不到曲外的一切，他簡直不能

再奏樂器。他立刻向音樂院圖書館借了許多論述貝多芬的著作。

久矣。他在那裏苦幹的像前，瞻仰不已。哦！假使他能夠像，即便很少很少，能夠像這位勇敢非凡的人！

「你他？……你簡直癡心妄想。那翁。……你委實可笑！那位天才的貝多芬，而你，……那翁。費奇納，一位軍隊裏的樂隊指揮者！」

……每次他聽到一支新的曲子，他急急自救於難以抗拒的賭之海裏，他押在普波之注。偉大作曲家們和他談天；他希望永遠在普之海裏浮沉，永遠聽這些啟發自天的名曲。

然而他自己譜幾支曲子，只奏給好友們聽。

他跟隨軍隊走上西。比愛洛呂西（Beladuro, Occidentale）的途徑。

在許多被解放的城市裏，他的樂隊演奏了不止一次，為羣衆的公開演奏。

在愛希爾紀鎮（Eichler），一位年老的猶太婦人——她想：她從不認識的母親大抵像她，他終身難以不認識母親。

他的隊員個個身上濕透了鮮花。

他太感動了，心驚意亂，當他走入周圍楓葉似火的廣場。

面指揮樂隊時，那根神通廣大的指揮鞭簡直抖得不成樣子。當他領了樂隊走過大道時，驚奇的小孩們跟在後面，正如當年他自領這支軍隊樂隊那樣。

他自領這支軍隊樂隊那樣。

火 鏡 小 景

他們在愛希爾紀鎮停駐了好幾星期。該地的居民——比愛洛呂西人及猶太人——同他們親熱得和眷屬一樣。有許多人員地訂了眷屬：愛希爾紀的少女以美麗馳名，而他們自己，因參與解放戰爭而滿戴光榮，身上的塵沙已經洗盡，精神亦以長期休息而振足煥發，他們當然取得少女們的歡心。

不少次在婚儀中費奇納樂隊奏着舞曲。那翁自己却沒有找到對象。他是面嫩而樸素，見了婦人便害怕。他私底下愛上一位金髮少女，可是不敢同她講話。有一天，到了一位美而嬌媚如飛燕的陸軍中尉，於是乎費奇納永遠丟掉了這位小姐。

如果費奇納在愛希爾紀沒有碰到對象，他對找到了一位母親。

他住到他初來時擁吻他的老婦人家裏去。她孤零零獨自過活着，從此愛他如兒子。他為她奏他所愛好的曲子，他向她談論俄國。

這個婦女畢生老是一個人。自朝至暮，她以製造香煙為生。備她所能記憶的，祇是些香煙。十枝、百枝、千枝、無窮數枝，沒有停過一天。……她不向任何人訴苦。但在猶太教堂裏，跪在欄柵，她懇求上帝於她未死之前，給她至少一分鐘久的真幸福。

現今當她暮年，那位上帝，那位猶太人心目中嚴厲的上帝，居然給予她一分鐘的幸福，居然送她一個既和善又聰敏的大兒子。

她是很快樂。……無奈呀，一切的幸福是不能持久的！



費奇納的聯隊開拔到北方作戰去了。

在芬蘭的森林裏，當戰爭劇烈的時光，人家沒有空閒來想起軍樂隊。那些金光奪目的樂器，早就仔細包裝起來，安穩在輜重車中，而且包裹得很厚，以免早寒的侵蝕。似乎再沒有樂隊指揮費奇納可做的事了。

就在這個時期，他與年輕的準校巴菲兒·薩以豈克（*Pol Zaitchik*）訂交。

薩以豈克極愛音樂，他能夠接連坐好幾個鐘頭，去聽他的朋友的高論。他要求費奇納教他吹笛。

費奇納答應是答應了，只是要等戰事結束了再說。當他等待戰事結束時候，他暗底裏存了一個打算：他儘量在薩以豈克身邊學醫。

有一天，他的聯隊受命進攻芬蘭人的防禦工程。樂隊指揮費奇納去見軍隊委員斐獨爾·齊各夫（*Fedor Zikov*），要求委員派他上前線去當看護。

齊各夫對於這個要求並不驚奇。他澈底認識他隊中的弟兄們，他深知薩以豈克和費奇納的交情，而且老實說，他或許還期待着這個要求咧。

於是樂隊指揮費奇納穿起白色軍衫，戴起紅十字臂章，走下埋伏有前隊的壕溝裏去。

第一顆敵人的子彈在他頂上飛鳴而過，那翁·費奇納面變蒼白，疾忙俯首折腰，彷彿他的身體屈而為二。

他好像發覺全隊都會注意他的「俯首折腰」。這是可恥

的，那翁，真正可恥！那個兵士馬克齊莫夫（*Maksimov*）不是向他說麼？「樂隊指揮同志呀！假使你害怕，你還是回到輜重隊裏去，看守你的樂器罷！」

他確實很害怕。他可以欺騙人，却難於欺騙自己。他硬要克服這個害怕。其實，沒有人看見他向子彈鞠躬致敬；那時大家折腰俯首，好像地心吸力突然增加似的；沒有人想責備他，更沒有人想向他說他自己所想像的那一套關於輜重車和樂器的傻話。

大隊緩緩前進。而那位小個子、滿臉赤斑的樂隊指揮費奇納跟着隊伍前進，好像身穿白罩衫、頭戴尖頂風帽的阿賴伯人。

費奇納開始覺得自己比以前來得雄壯，來得勇敢。好像——他始終是個幻想者，這位樂隊指揮！——他的和善的面孔（細小面紋，扁鼻子）獲得了貝多芬式的謹嚴與粗暴。

愛希虛紀鎮上煙草廠裏的工人們備了年終禮物去送給北方火線上的勇士，送給「他們」的軍隊，送給他們的至親好友。在許多包裹上，根本沒有人名和地址。單單寫着：「獻給遠方戰士，隱名的少女們敬贈。」這些禮物都是極平常的東西，並不名貴：香煙；用有色紙包的洗臉肥皂；滿裝糖果的金屬小匣子；角落上繙有縮寫人名的手帕，——他們刺繡時是多麼癡情。那位金髮小姐，——就是費奇納所私心鍾愛的女郎，——送給馬兒京納（*Martine*）中尉一方手帕，而準校薩以豈克收到一塊繙有紅雞的指手布和一張小照（準校也找到了對象，費奇納却完全不知道這回事！）。費奇納自己收

到一大包香煙，雖則他從不抽煙，和一封信，雖則他不識希伯來文，無法讀它。

可是他很快樂。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收到一個包裹。終究地球上有一個人愛他，想念他。

軍隊委員齊各夫召費奇納去見他，他說：

費奇納同志，年終禮物剛纔到此地。火綫上的同志們得到了這些禮物一定會很快樂的。可是要送上火綫去。呀！費奇納同志，你以為什麼樣？

聯隊司令部設在小山頂上，躲在許多可以移動的大石塊之後。在小山前面的山谷裏，一片都是雪，而前鋒的大隊士兵便伏在雪上。整個山谷在敵人射程之內。

費奇納、薩以登克、和兩個昇林手走出司令部，在大石背後爬，向火綫前進。他們背上縛着裝滿禮物的袋子，和裝着水的熱水瓶；腰間懸着手榴彈。他們緩緩地爬，與雪混為一色。時時刻刻有礮彈或榴彈在他們背上飛過。沒法仰起頭來。他們一公尺一公尺地爬，直躺在雪上，彷彿一帶小邱。

每次榴彈飛過，發出尖銳的鳴聲，他們正想停止前進，想深深地鑽到雪下去，——雪是那樣的柔軟，而它微凍的表面部份又是這樣的清脆易碎！——可是動也不能動，呆呆地等着，等着。說到等，却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一種能致人於死的嚴寒使四肢凍僵了。手指與腳趾簡直要結冰。……

薩以登克爬得慢，落在後面；費奇納感覺不安，便中止他所率領的小隊的前進。他爬回去，一直爬到薩以登克身邊。受了傷麼？不！是腿抽筋！……他們重新向前爬，濕身披

了白色掩護，在被礮彈擾亂的雪地上爬。他們一總四人壓碎了已結冰的雪面，老是前進着，在雪地裏劃出一條灰色的小道。

終究他們達到了目的地，就是那位帽有翎飾年壯貌美馬兒京納中尉的軍隊駐紮所在。那些軍士躲在雪地壘壕裏，以避子彈。這正是敵人的機關槍噴射最激烈的時候。

費奇納和他的同伴們爬到一支小壘壕裏，那兒是指揮者所在的地方。那翁並不立起來，便把背上的袋子卸下，而且用他凍僵的手指開始解除袋上綑紮的繩。

這四個人居然爬到了這個別號「死谷」的地方，由谷中的弟兄們看來，他們好像是四個鬼。這些弟兄們整天臥在雪地裏，要到晚上纔進攻。可是僅僅四十度的大寒使時間分外顯得長。他們有在此已經成年累月、已被他人所遺忘、他們面對了敵人的堡壘將與雪同結成冰的感觸。

一顆冰凍的太陽，遍照天邊，昇出敵人堡壘之上。這顆太陽照得令人張不開眼睛，可是毫無暖氣。它與祖國的既明且暖的太陽大不相同。……

而突然間……來了這位費奇納……有不少人認識他……並且帶了禮物來……禮物雖不名貴，可包含着祖國的、故鄉的太陽的一部份！

費奇納與昇林手們繼續爬着，分送禮物。

大隊的司令馬兒京納中尉收到了金髮小姐所贈的繡花手帕。從不抽煙的費奇納把他乾媽送給他的三百枝香煙轉贈給弟兄們。靜默了幾分鐘的敵人的礮隊又活動起來。兩顆礮彈

猛烈爆炸，把雪地炸成兩個大坑，把所有的禮物炸個四散，把所有的糖果匣子都炸穿了……「轟！」「轟！」費奇納所放下的手榴彈也炸裂了。一個兒牀手受了碎片的重傷。他俯臥着，拚命吞活有血的雪。他手中緊緊握一隻皮製烟袋，是愛希爾給鎮上一位匿名的小姐贈給他的。

費奇納與中尉混身被炸起來的雪所遮蓋，他們不過被震昏而已。終究費奇納從雪堆裏爬出來，望見薩以曼克用那方繡有紅雞的指手套替受傷的兒牀手包紮。

爲事所阻的弟兄們都爬了出來。那位尙未完全恢復的中尉就黏着名。

「活着！」

「活着！」

大家嘩聲回答。

「把你們的武器拖出雪來！支配子彈！準備作戰！」

費奇納與薩以曼克收拾殘餘的禮物。個個的包都破了，糖果、餅乾、肥皂、香煙、散了一地；這些東西原是愛希爾給鎮上妙齡少女所仔細地、多情地、包紮的啊！

費奇納爬到大隊司令身邊，道：

「中尉！（他因受了冷，嗓子都啞了）這個仇我們一定要報復的！中尉！」

就在這個晚上，費奇納參加衝鋒，攻擊敵人的地下堡壘。

他在佔領的堡壘中，組織了一輛救護車。他親自率領了，冒着火，救護傷兵。他爲他們包紮。他幫助着軍醫長雅拉

洛夫（Yarlov）。那個新來服務的兒牀手下萊伏達（Polov）說，原先不認識費奇納，不知道他是樂隊指揮，首先稱他：「大夫」。於是「大夫」成了他的綽號，大家祇喚他「大夫」了。

如此，音樂家費奇納變爲大夫。

他的朋友準校薩以曼克以爲他工作得很好。有時，傷兵比較少些，包紮完畢之後，費奇納大夫取出那支永不離身的笛子，坐在一個傷兵的枕邊，奏着猶太人或比愛洛呂西人的各種曲子。傷兵們閉着眼睛，靜聽着，音波深深侵入他們的靈魂，他們想起了他們所親愛的人，想起了他們的家庭，想起了他們的孩子，想起了謙爾宜古夫（Tcherno）或莫紀萊夫（Mozhev）附近的村落。繼而他們張開眼來，懷感地望着他們的大夫；他有本領從這根黑漆漆的管子裏吹出這樣動人的調子來！許多叢密、嚴肅、戴雪的柏樹環繞着這座治療室用的蓬帳。

那支笛唱着：

「睡罷，小寶寶，睡罷！

你的父親出征去了。」

一個傷兵說：

「謝謝大夫，謝謝你，親愛的朋友！」

若干輕傷的兵，不會久留在療養室裏，不久又回到火線上。在火線上，他們再逢見這位小個子、塌鼻、穿了白色罩衫的大夫，他知道搶救傷兵，知道包紮傷處，知道在笛子上奏出悅耳動心的曲子。

大隊陸續攻下敵人的堡壘，前進着，撲擊各帶南（Kriof）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人家覺得有一個穿白色單衫的人滑過去，那就是費奇納大夫，也就是軍中樂隊的指揮者。

曼奈爾海姆（Mannerheim）防線終究攻破了。大隊進駐在一個森林裏。短短的休息。這種休息正是新的戰爭的前驅。在長時間擊之後，突然靜了下來，直令人驚訝。

黃昏，樂隊指揮者與準校坐在一根被擊倒的樹幹上，離芬蘭兵未潰退以前的防護工程不遠。兩個人都默默地不做聲。久久，他們仰望着羣星燦爛寒冷非常的天。

——你知道，薩以豈克……費奇納說，但是，尤其你不要譏笑我……戰爭完畢了，我自信我會譜出一支合奏曲來……一支歌頌我們的戰爭，歌頌衝擊各帶南的合奏曲……哦！薩以豈克，這將是何等的合奏曲！……你以為如何？……

我被調到另一隊伍裏去，因此不再與費奇納和薩以豈克晤面。有一天，我聽說我以前隊裏的司令陣歿了，費奇納立刻代替他率領隊伍衝鋒。

對於這件事我並不驚奇。我興奮地想像着這位面色蒼白而目有神光的小那翁拚力前奔，後面跟着他的隊伍。

我似乎聽得，在戰爭之後，他用沙啞的嗓子，微笑着對我說：

——我已陞為司令官了。一個絕妙的戰策——蘇伏魯夫（Suvorov）將軍……你知道，委員同志，連我自己都不相信……音樂家費奇納居然變為英勇的將軍！

## 火 綫 小 景

……和約簽訂以後，有一天，我在菲卜爾（Vyborg）街道中散步。我經過砲台的大門，在吊橋上立停了。

一件小孩的玩具，——一隻絨製的狗，——躺在那兒，牠的玻璃的眼睛盯着我，宛如在發問。

從砲台天井裏噴出由風發聲的樂器的聲音。他們正奏着一支我所不知道的曲子。我走了進去。一隊軍樂隊在那兒：銀喇叭、雙管喇叭、鼓……應有盡有，按法排列着。

在樂隊前面，蘇伏魯夫將軍，——即是那翁。費奇納「大夫」，——如痴似醉地舞動手杖，指揮着。

我朝前走。費奇納沒有看見我。這時候，喇叭怒吼，大鼓雷鳴。笛子吹出它們的部份。

離樂隊不遠，準校巴菲兒。薩以豈克倚在砲架上。他雙眼注視着費奇納，飽含熱淚；同時，他用力在高射砲管上拍節。

### （二一）與死亡掙扎

一塊砲彈碎片擊穿了胸膛，撕破了肺葉。馬兒京納伸着臂，做了一個驟然的、不可瞭解的動作，便倒撞下去。正值千鈞一髮的時候，整個大隊急劇衝鋒，沒有一個人馬兒京納身旁停留。那個有準備作用的砲擊剛在停止，所以每個人連遲疑一分鐘都不可能。中尉獨自躺在地上。

他可沒有昏過去。他聽得可怕的戰聲。他嘗試立起來，而一陣尖銳的痛楚又使他仰臥着。空氣從肺部裂處湧進去。「吱、吱」有聲。

天氣異常清朗。可是你凍着。太陽赤色。富於樹脂的樹的香味。穿一切戰爭的氣味：火藥、煙、汽油等等。

「我裏死了！」馬兒京納想。

最近幾天，他每每在最危險的地位作戰，從未想到死。然而這塊碎片……完了！完了！……他長長嘆一口氣，一陣太劇烈的痛使他直叫出來。

……他在手術檯上方纔醒。兩個穿白色單衫的人俯向他：一個是瘦子，年紀尙輕，戴了大眼鏡；一個個子比較小些，有火黃顏色的頭髮。

「我還活着咧！」馬兒京納醒後首先想。由此思想生出希望；由此希望生出一種要活下去的意志，一種要重新攫住這個幾乎消滅的、為破彈片所擊碎的生命的意思。

——大夫，馬兒京納無力地問着，我還活下去麼？——活得下去，我的親愛的朋友，活得下去！大夫回答他。

馬兒京納閉上眼，又昏了過去。

雅拉洛夫大夫只得如此回答。當馬兒京納被抬上手術桌子，雅拉洛夫便和他的助手費奇納大夫交換着不安的視矚。若說施手術罷，幾乎是沒有希望治好的。雅拉洛夫想道：「怎麼辦？讓他安安靜靜死去？還是決定與死亡掙扎？——死亡幾乎是勝利了！」

在太平時間，那位少年大夫行醫不久，自然更沒有見過這麼大的創傷。胸膈氣脹，而且肺都破碎了，又在戰場上躺了這麼長的時間！

這幾乎是無希望的重傷。幾乎是如此。祇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可是這個希望總是存在的。所以，畢竟要嘗試一下，和死亡爭奪馬兒京納中尉的生命。

雅拉洛夫大夫失眠了幾個晚上。他奮鬥着，如癡似狂地奮鬥着，努力救人。這張手術檯即是他的戰場。百分之一的希望……他終究還剩有這一點點的希望！

——手術器具！

他命令着，有如前線隊長下令：「開火！」那樣。這是一場惡劣的戰爭。迅速。識見。智巧。準確。那位年輕的大夫把這幾項都彙集起來。尤其他的內心充滿着愛情。對於這位為國犧牲的青年，幾乎還是一個孩子的青年，生出莫大的惻隱之心。

已有多少次數雅拉洛夫大夫解決了人家「生」與「死」的問題！已有多少次數，就在這張手術檯上，傷兵用着哀求的眼光去望他，信任他的本領！

——大夫，我還活得下去麼？……

他豈能肯定地回答？他所行的是醫道，而非數學啊！他連夜失眠。他之所以投身於戰爭旋渦中，因為他愛他的同胞，因為他敬崇他們的勇敢，因為他們務必活着！

他常常勝利着。當年他在基芙研究院 (Jurijev Kieff) 預備論文「有增長性的腦子失去均勻和腦子內傷」，他早就從多次的手術經驗上證明他的論文的主旨。可是他還沒有機會施行大膽的手術，像在這次戰爭中那樣。他收集了一套從人身中取出來的子彈、炸彈碎片、金屬片等等，一套稀奇古

怪的東西，這位雅拉洛夫大夫！而每顆子彈、每方碎片都使他回想起一場惡鬥，他和「死亡」的惡鬥。

這些是實地的經驗，能夠增強雅拉洛夫大夫的科學工作。

雅拉洛夫和費奇納俯向馬兒京納。馬兒京納老是昏迷不醒，他逐步在死。一個大如拳的洞從胸直通到肺的內部。雅拉洛夫運用整個的醫學知識，運用整個的堅強的意志，一定要救活這個人。人家先爲他注射鹽水，然後輸血，然後縫好傷口。要快！一轉手便完成！一秒鐘的延遲便要影響到手術的結果！

整個晚上大夫們看守在手術枱旁。逐漸憂慮向希望讓步。馬兒京納的呼吸漸漸變爲容易，變爲有規律。臉部飛上一層淡淡的血色。

「死亡」向後退縮。

……幾天以後，馬兒京納已經被送到後方醫院裏去休養了。臨走時，他要求見雅拉洛夫大夫；雅拉洛夫連忙趕來。馬兒京納用很清楚的音調向大夫說：

——大夫，謝謝你，大夫！你果真沒有欺騙我！我永遠忘不了你的恩德，大夫！

費奇納注意到雅拉洛夫回到手術室裏來時，異常地感動，異常地緘默。他並未向費奇納談起分別的情形。

當天晚上，已經很遲了，當雅拉洛夫施過最後一次的手術時，他取去了眼鏡，用罩衫角拭它，一面說：

火線小景

——那翁，你可知道：人類的生命實在是可驚可喜的東西！……你還記得馬兒京納麼，費奇納？……嘩！他……嘩！我……請你恕我：一個外科醫生不該如此情感衝動的！……不過……你是音樂家，費奇納，你會了解我的……今天我……是多麼快樂，那翁！

他不由自主地說了出來，同時他的手做了一個動作，很難爲情，微笑着像小孩那樣。

——黃天鵬教授新著

## 蜀中三作

——出版預告——

本書爲著者入蜀後的新作，第一篇「中國報紙聯合發刊的試驗」，是敘述重慶各報發行聯合版的史實。第二篇「新聞教育的教學合一」是記載中央訓練團新聞研究班的訓練新聞人才工作。第三篇「中央出版政策及其實施」是闡述國父印刷工業遺教及中央推行的辦法。附錄有「言論自由與實施憲政」「論民主的教育制度」「新縣制與地方自治」等作。書已付印，不日出版。

# 開闢貴州龍場九驛的奢香

朱倌

齊火會標蜀漢功，千軍兵號水西雄；  
斷頭掉尾諸羅鬼，今日都編保甲中。  
西馬朝天跡已陳，關通九驛亦勞臣；  
遂延三百年宣獄，何物奢香一婦人。  
華風滯染變狻猊，光氣將開色色新；  
四十八支頭目衆，近來漸有讀書人。  
芳草茸茸路一條，綠痕斜似女裙腰；  
午風驟過餘香在，疑有蠻娘去未遙。

右錄趙翼詠奢香詩

我們沿西南公路，經貴州入川，一路盤山越嶺，歷盡羊腸鳥道，覺得貴州一省形勢險要，開路的工程，確是艱鉅偉大，不知不覺之間，就連想起明朝交通建設方面的女先進奢香來了！

明朝大儒王陽明先生，被貶謫爲貴州龍場驛丞的時候，因爲地方遙遠，風氣閉塞，親戚和朋友們又都不在跟前，於是困心橫慮，就發明致良知的學說，後來我國學人思想上很受他的支配，從此貴州講學的風氣也由陽明先生提倡，而歷久彌盛。這龍場驛雖是塊彈丸之地，然關係貴州文化的發展很大，而遺開關龍場驛的鼻祖，就是開築貴州通道的的女英雄奢香！龍場驛就在現今的修文縣。

奢香關係於貴州的交通建設與文化發展的關鍵，如此的

重大，我們飲水思源，當特爲表彰，而且要詳細的考證她的事蹟，以供諸世人。

奢香，是明初貴州宣慰使水西霽翠的妻室，霽翠所領的土司在貴州土司中算是歷史最久，勢力最大的一個。原來，三國時，諸葛武侯經營南中，以夷人多剛強不服，乃令大姓富豪，自出資財，糾集強悍的夷人，爲家丁部曲，誰羅致夷人最多的，誰就可世襲爵位。夷人因爲貪得財貨，所以漸漸歸附，而成爲地方上的統制重心。水西安氏，就是這樣子起來的。當三國時，有齊齊火者，善撫誘他的部族，諸蠻夷都擁護他爲一方的主人，他看到武侯來了，就貢獻糧草，開山通道，出去迎接，又幫助武侯平定南中。因他立了功勞，就令他世世掌管黔西這地方。接着牂牁界中有普里犛犛，乘機反叛，齊齊火奉後主詔令，進討平之。時火年紀已老，後主乃賜他銀鐃鳩杖，表示尊敬長老。到了唐朝，有名普露的，欣慕唐朝文物，帶領他的九郡部屬，統來歸附。至宋朝，有名普貴的，亦獻納土地，因賜封爲羅甸國王。後來傳到元朝，有名阿貴的，因軍功授昭勇大將軍，佩掛三珠虎符，封順元等處宣慰司，加維甸侯，享有爵土，宣慰司署，就在現今的貴陽，霽翠就是他的兒子。明洪武初年，霽翠和宣慰同知宋欽來歸附，改順元爲貴州，給二人以宣慰同知的職位，世世襲爵。先是，烏蠻多不表氏，僅在名上加一阿字爲通稱，日

子久了，漸漸忘記姓氏，到明太祖時，爲黎始賜姓安氏，所以叫做水西安氏。時黎兵伐福祿，分四十八部，每部以大頭目領之。爲黎死，其妻奢香依例襲爵，她英武善戰，處事很有條理，很爲各部所畏服。

當時有都指揮馬暉，奉命鎮守貴州，專以殺戮手段攝服夷人，夷人很是怕他，稱他爲閻王。暉想盡滅羅甸所屬郡縣，適奢香有小罪當審，暉就械致奢香，令他除去小衣，去受笞辱，意思是激怒羅夷，與兵擊殺。夷人遂蠢蠢思動。

時水東土司，宋欽已死，妻劉賸珠管政，亦多智謀，對奢香所部羅夷說，不要講暉，讓我到朝廷見了天子，控告馬暉，如天子不聽，再反未遲。諸羅夷就按兵不動。劉氏聞罷，如天子不聽，再反未遲。諸羅夷就按兵不動。劉氏聞罷，萬里，急忙的到了金陵，見了太祖，陳述一切，她說：「羅夷素來服屬陛下，年年貢馬。不知自己犯了何罪，馬都督無原無故的多方騷擾，惟怕不生事變，反說我們不受管束，所以敢冒死前來報告。」太祖以爲說得有理，回書告訴高后說：「我本來曉得馬暉是沒有壞心腸的，但是爲了要安定邊疆，只好可惜他一人性命了。」就叫高后召劉氏到宮中詳細盤問。末了說：「你能替我召奢香來嗎？」劉氏點頭稱可。就打发人馬，促奢香急速進京相見。奢香帶了她的兒媳奉助，急忙來見太祖，陳說她世代爲國守土，和馬暉不法的情況。太祖說：「你們真的討厭馬都督？我將要爲你們除害；但是你們拿什麼來報國呢？」奢香叩頭說：「蒙皇上恩典，當令子孫世世管束羅夷，不敢生事。」太祖說：「這是你分內

### 開闢貴州龍場九驛的奢香

的事，怎說報答呢？」奢香說：「貴州東北，首領道可通四川，阻礙很久了，臣願爲陛下開通驛道，便利郵遞。」太祖方才答應。就叫馬暉進京議事，暉先不知道被召的原故，出後才知道這事，就忿恨的說：「誰知道馬閻王反爲這兩個蠻女陷害，懊悔當初不殺死她們，以除後患。」到了朝廷，太祖數他罪狀，暉沒有什麼可以分辯，只說：「臣自知該殺。」太祖生氣了，就立刻令斬，拿他的頭給奢香看，並且說：「我給你忍心除害了。」奢香道謝，就封奢順德夫人，劉氏明德夫人。高后在謙身殿賜她們備宴飲，賞賜禮物很多，遣她們回去，命令沿途所經過的省會，都須陳列兵隊，以壯她們行色。

奢香回去就把朝廷威德，宣諭羅夷，他們都很帖服。一方面督導羅夷開闢備橋，東水，一直達到烏蒙烏撒和容山草堂等地方的通道，奢香都親自踏看，一方面設立了龍場等九驛，年年進貢馬匹，糧食，驛道上行人，來來往往，很覺熱鬧。後來西南公路，大部分沿舊驛道開闢，就演變成今日貴州的交通幹綫。這就是奢香的功勞。趙甌北詩所說的「勞臣」，確是可以當之無愧的！

好幾年前貴陽有一學者王齊生先生，把奢香事跡，編爲劇本，特爲油印排演，我會翻讀一過，很是感動，可惜因我輾轉搬遷，這劇本已失掉了。我記得劇情很爲緊張，描寫開關公路時種種情形，極其活躍，希望王先生能翻印出版，擴大演出，以嘉惠士林！



# 定本光宣詩壇點將錄跋尾

汪辟疆

舊讀光宣詩壇點將錄一卷，爲己未年在南昌時草創。又五年乙丑六月間過南京，柳翼謀論徵楊杏佛錄見之，亟稱其允洽，有萬不可移易者。當時杏佛擬刊語學雜誌，余辭以尙須改定，願以異日。是月至北京，適章行嚴辦甲寅周刊。一日，過余宣武門江西會館，見而攜去，謂不可不流布，乃爲刊於甲寅。又以錄中平品位置，因其他關係，將留爲後日見面地者，不能不將原稿，稍爲竄易，實乖余本旨。不謂此書刊布，舊京及津滬老輩名流，大爲激賞，且有資爲談助者。而散原南海山蒼虬地山伯揆諸公，輒舉此以爲笑樂。惟陳石遺以天罡自命，而余位以地煞首座，大爲不樂。康南海但以傷辜儼三字致憾。夏映菊自負其詩，而不得與於天罡之列，意亦未慍。其他生存諸家，亦無若何擬議。有贛州王某者，在滬主南海家，任西席。余於丙寅春間，過之南昌。謂余此書初刊諸甲寅，因連續刊出，滬上諸名流過南海，多預測某爲天罡，某爲地煞，某當某頭領。日走書坊，詢甲寅出版日期。及寄滬，爭相購售。中者半，不中者半，亟推爲允當。袁伯揆嘗往來滬杭間，（時陳散原居杭州）見此書。尤大歎服。每言：汪先生，今之許子將也。不然，平品何乃洽合如此。惜某未獲見也。因詢諸散原，散原但云：余年家子耳。及癸酉秋間，散原由廬山來南京，寓俞大樵家。伯揆自滬來視散原。一日余謁之，散原忽曰：有慕君近十年而不見

者，今可見也。亟呼侍者請樓上客來，則袁伯揆也。握手道渴慕。且曰：吾嘗不知點將錄作者爲誰？今見之，歡懣平生矣。余謝之。曰：原稿多不妥，他日當別有定本也。余又首：君追隨陳先生，詩必高座。伯揆曰：散原只教余作文，不教余作詩，此事當散老負責。但此乃伯揆謙詞，實則袁亦能詩。後見其輓楊杏城五律二首，居然大厯錢郎之遺，惟不近散原體格耳。又康南海於丙寅六月，應江西某督軍之招，教青會同人，譙之百花洲第一中學。席間，忽詢曰：坐中誰爲汪辟疆先生者？南海操粵音，人初未曉。又再三言之。余窘王易應曰：汪先生已返廬山，南海有何事？某可代達。南海曰：汪撰光宣詩壇錄，甚佳，必傳無疑。但其平生學術，皆哥倫波覽新世界本領，中外無異辭。不知汪先生何以謂之辜儼也？余王皆書：汪君恐只見過南海早年詩，未見晚年詩也。已而散席，乃呼艇同赴三道橋心遠大學，講演既，李中襄余等導南海參觀心遠圖書館。南海又問曰：有甲寅周刊否？館員取而呈南海。南海再翻此錄，又曰：獎飾之語不敢當；樞樞之評不肯受。且某亦未嘗小蘇黃也。已而又曰：某平生經史學問，可謂前無古人。但下筆作詩，却總是忘不了杜甫。汪但就詩論詩，或有以窺其隱歟！此爲余親告余者。亦此書一故實也。按此稿自甲寅周刊刊布後，上海陳釐一青鶴第三卷，又再刊之。山西原某，且爲作箋注。但原氏擬稿

至金陵，謁余商榷體例，及未審諸家行履及著作。擬細加箋釋，精校問世。適丁丑虜濤橋戰起，余在廬山，與原氏相左。猶憶癸酉九月，散原老人從余索副本。余因一時未能寬得，迺將陳生行素手鈔一冊呈之。散原覆閱一過，極感興趣。乃從首至終，逐一審定，並云：吾所識同時詩人，應有盡有，評語亦有分際，視瓶水齋主人爲審諦，雖爲興到戲筆，實足以備一時藝壇掌故。如有好事者如劉翰怡楊子勤輩，刊入叢書，或群徵諸家逸聞逸篇，附以牋記，如東澗列朝詩集小傳靜志居蒲褐山房之例，尤爲徵文考獻之資；不必待葉郁園蒐求乾嘉詩人別集於百餘年後也。余因謂老人重加斟正，老人又細勘一過，曰：王夢湘不可漏。程穆菴贈余詩，所謂寧償一士喪千金，漫謂遺珠負王叟者是也。今此定本，已補入。又以光旨兩朝，詩人獨盛，百八人之數，未足以盡之，故遺珠仍不免。瓶水齋錄，間附贊語，或論人，或論詩，不主故常，頗見風趣。今定本仿而補之。隨與所至，綴以短贊，用發旨趣，不盡拘也。更用一作某某例，俾多備家數。然必其人其學其詩，足以匹敵者，方用此例。否則負時名而其詩不自具面目者，則就其關係，用附見例著之。如壽福附寶廷、黃樹謙附陳致菴、是也。此二例者，定本所增益，原稿及刊本無之也。至初稿張廣雅楊昉谷，本在天罡。俞明震本在地煞。左紹佐附見周樹模。張佩綸爲醜郡馬。柯劭忞爲井木犴。林紆爲鐵笛仙。周達爲小霸王周通。曾廣鈞爲浪子燕青。蔣智由爲拼命三郎石秀。張登壽爲湯隆。曹震爲曹正。張宗揚爲朱富。今定本皆據初稿改正。其它諸家位置，亦略

定本光宣詩壇點將錄跋尾

有移易或芟增者，皆新定。故與刊本不同。惟近二十三年，時賢及倭人新著，每多引用。傳之方來，必有以地位評語異，而起爭執是非者。要之言近代詩派者，必不可廢也。涼州馬生駿程，擬就定本諸家，各係小傳。（主要家數如蒲綺石還各附論詩語）凡本文引而未申者，爲箋疏以詳之。並請余嚴選諸家詩，爲詩選四卷殿焉。近時私家別集，易刻亦易亡。而錄中名氏，或有不知其人者。至平品是非，尤難判斷。篇什存佚，亦難蒐訪。然則馬生此舉，在今日似不可緩也。唐張彥遠云：不爲無益之事，安能悅有涯之生。（歷代名書記卷三）殆謂是乎。

## 鼎堂近作

郭沫若

題道遙伉儷紀念集

聖人四十已不惑 歐諺言從四十始 天鵬今日  
兼有之 表裏通澈乘風起 重天佛翮逍遙遊  
况有孟光共白頭 文辭華漢壯山岳 筆削嚴謹  
成春秋 慧福雙修道已開 卽不百年亦何憂  
丈夫憂先天下耳 須更聖臚之子如公侯 鳳凰  
鳴矣朝陽昇 爲人當爭第一流

# 夢痕漫記

太虛

## 一 上海擬設法苑的一瞥

數十年所經，一幕一幕有似稍縱即逝的電影，平凡的過而不留，大都無復遺踪可供追憶，但有一些事態奇譎的，雖隔多年，每如乍醒的夢痕，尚堪回味。陸丹林先生為南風徵求鬆散的短文，提及余昔在滬上的法苑一段經過。山中養病，晝長心閒，隨游思所到，漫無前後序次，拈筆記之，試即從上海擬設的法苑開始。

余民四作整理僧伽制度論，關於僧徒在都市中應通俗民衆需求作諸法務的場所，名為「法苑」。民十五冬初余自星洲歸滬，武昌已由國民革命軍包圍戰後攻取，佛學院暫解散，遂休息於阿育王寺所置於上海之雪園。一日應尙賢堂李佳白博士邀請，演講于其所組之宗教聯合會，預先登報通告，屆時集聽人滿座，次日有生長朝鮮歸籍昆明經商滬上之玉觀彬君訪余雪園，謂昨日聽講，甚為感悟，請從余飯依佛教，嘗為授三飯，法名慧觀。慧觀因時來請益，因感上海一般僧寺之猥雜，願出資請余主設一可供業餘禪誦及應社會對於佛教需要之僧院，遂依「法苑」之設計，在慕爾鳴路大華飯店對面三層洋樓一所，內有幽雅小園，及精潔之廳房器具，布置為中層禪佛誦經堂，圖書室研究室禪誦室等，下層為招待室蔬食處廚房佛經流通處等，上層為僧寮及來賓宿舍等。而

重要在改良通俗所作拜懺誦經念佛諸事，禁除種種不合佛理之迷信（若焚香鑼破血湖等），并打破向來專以佛教為度鬼魂之舊觀念，特別提倡小兒滿月壯年結婚老年祝壽等有關喜慶之佛教儀式。凡誦經等皆注重講明大意，隱寓破迷正俗的功用，并務求清靜嚴潔，裝質雅潔，苑僧衣袍鞋帽之形色皆為特製（後流行一種所謂新僧帽或太虛帽，即從是而起），示異一般寺僧，以大張「新僧運動」之旗。在十六年元旦舉行開幕禮，到章太炎王一亭等名流及僧俗數百人，其中有日本朝鮮之僧俗佛徒多衆，演東亞佛教大會贈予影片以助餘興，各報新聞。爭載為奇事。苑中辦事職僧有嘿庵悅安幻生等，皆武昌佛學院學僧，由職僧考選訓練住苑僧約二十人，以應赴社會需求。慧觀於業務之暇，亦助辦苑務，或來苑坐禪講經治蔬會友。余亦不時開座講經，常來往者為岑西林、陳元白、李隱塵、劉滇生、歐陽起莘、王竹村、葉香池、劉亞休、但懋辛、陳維東、劍仁宣、王森甫、謝錫陳、陳秉良等居士。海潮月刊亦在苑中由悅安編輯，慧觀發行。有特別可記者，一為王森甫續絃在苑內舉行佛式婚禮後，東南大學張教授與女教授在大華飯店結婚，蔣維喬校長介紹，亦求余為主婚，張即後充歐洲某國公使者，主婚時溧濱士女紛至觀禮，二為張君勸張公權兩先生以其尊人逝世，邀苑僧誦經，并集親友請余特至其家說法，余亦在此時初與張君昆仲相識，

苑務之次第施行，日趨興盛，且能以法事營收維持苑費。

法苑既標揚新僧運動旗幟，頗富革新習俗除積陋之行動，因此引起滬上一股故步自封之僧俗佛徒，驚詫猜忌。適國民革命軍已下江西浙江猶在國民黨容共時期，南京上海當局涵涵反對，而租界內英美法亦紛調軍隊防駐，形勢甚為嚴重，憎嫉余者，陰遣法苑為革命黨或共產黨機關之流言，企圖寧滬及租界當局搜偵破壞，謝錫陳亦謂余往時謬經著論，其榮譽超出腐舊僧俗佛徒之上，已多為所怨憎，況今法苑之所為，又將彼輩生計所賴營利所在之法事革新佔奪，彼輩能不恨之刺骨，乘隙策謀。危機已兆，不可不防，但余心行坦白，向無城府，來者皆佛法相接，不會與任何黨發生任何關係，安靜如常，不稍為動。而佛化教育社幹事劉仁宣，則從當時密駐滬上主持國民黨務之鈕永建先生，有所聯絡，并

## 編後記

編者

抗戰勝利結束了。新歷史的第一頁，已於九月

二日日本簽署投降時間開始了。我們八年來所努力爭取與忍耐期待的勝利日，終於到來了！我們慶祝，我們歡呼！但我們不要忘記了，國家強盛的基礎，尚待鞏固。要勝利永在，我們還需要長期的和平建設！目下要即刻向建國開步走！

現在！政府決定光榮還都。感謝最高領袖八年堅苦的領導，感謝全國將士八年的流血犧牲，感謝盟邦的種種援助，使我們得見此光榮的勝利日。動

與黨中人多方接洽，一日邀陸丹林先生來法苑談話，及恐生突變之防備，陸先生慷慨為之策劃，苑衆惶惶，公認之稍寧。雖不多日，白崇禧總指揮已平定上海，而租界情形，仍未知悉。

時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轉達方丈轉岸暨院常惺院長，在革命潮流波動恐慌中，專誠同來請余赴任寺主院長，設法維持安定，余以法苑至是無何新進展可行，而閩省之難推却，乃決轉達轉岸直歸廈門為預備，余與常惺先赴福州訪省府代主席方聲濤等，商保持閩省佛務之安全辦法。在福州約一星期，應各團體講學及與方主席李基鴻特派員等晤談妥洽，乃轉閩南接管南普陀寺院，并漳州南山寺等，須有相當時間任閩遂歸滬將法苑收束。此短短的四個月的創舉，在余生平活動中遂添一有些詭奇的新片。（本節完餘節待續）

員的可以復員了，義民可以回家了，強大的三民主義新中國即實現了。

本刊在渝已出足了六期合為第一卷，恰告了一段落，自第二卷起，打算移京出版。並在原有形式和既成風格的原則下，逐步加以改進；尤其在論政方面，當盡力鼓吹和平建設，促成民主統一。建設實在艱鉅了，需要舉國以赴之。

親愛的讀者們，多謝你們過去的愛護之忱！如今暫別了，我們在首都再見！同時感謝各方友好與先進，惠賜佳作，盼望將來仍予培助！

# 胡豆又開花，何人不憶家？

易君左

## 現代詩話之一

久不見陳粹勞。記得還是前年遊南泉，偶然在街頭一家茶館裏遇着他，那時他剛才從成都搬家來重慶。這一個青年詩友，不會見則已，一會見便談詩。遠在民國十九年間，我與他同客安慶，那時就詩酒往還。在歷程碑上，他可以算是我的一位很老的詩友，也是我的詩友中一位最年青的老友。

三年前，我隨文白先生小住成都，會到過他的家吃飯，同他聽歌。我覺着他確實是一個詩人，詩的氣氛非常濃厚。中國的文人，尤其是詩人總不免有點「酸」，陳粹勞並不酸。他的詩，就如同他的入，清秀得很。

最近（三十四年七月六日）忽接到他從復興關寄來的一東新詩，才知道他正在中訓團高級班受訓，而且遊過北溫泉。在遊北溫泉詩中，我最愛的是以下幾首：

三年在苒客重來，欲看桃花惜早開；只許曾逢人面處，悄然無語立蒼苔。（北碚公園）

滔滔一水鎖天門，雙峽驚濤萬馬屯；枉談古今興廢事，東風一至了無痕。（溫湯峽）

勝地宜留客自留，春筵扶夢入清幽，却嫌一枕巴山雨，暗引江聲上小樓。（宿臨江樓過雨）

獨占春山一角青，臨江樓閣半空冥，重來風景都堪

死，惟有鷓鴣悽悽再聽。（火焰山公園）

從這幾首小詩，可以看出粹勞的鍾鍊涵養。第一首，他用桃花人面的故事，一點不牽強，一點不俗，而飽有詩趣；第二首，以暴風疾雨的姿勢，寫出微雲淡月的襟懷；第三首用「一」字最妙，明明是「愛」聽巴山雨，偏說「嫌」，是反寫法；第四首老實實抒情寫景，即景即情。這些地方，都是做詩的人所應注意的。

他還有遊縉雲寺和登獅子峯兩律。我近來對於律詩（不是律師）沒有什麼癖好，但我對於律體並不菲薄。游縉雲寺一首有一聯：「青山暗染戎衣色，老樹先當佛寺門。」一個「暗」字和一個「先」字都費了功夫推敲的。我的拙寫成都詩而為詩人來自稱稱贊不絕的如：「據門撐古木，繞樹噪昏鴉。」如：「當門古樹立孤將，覆地幽花拜家賢。」都很贊揚的，不敢隨便。詩的用字，要絲之國門而不能改。

我想起我的「北泉新唱」。這一部分的新式詩歌，獨創風格，已經被一般詩人，無論新舊，不分老少，都朗誦而低吟了，最近還在一處親耳聽見一個年青同志在唱我的那首「午睡」詩：「午睡，甜，美。夢中涼雨瀟瀟，醒來一片江湖；夢中一片江湖，醒來涼雨瀟瀟。」又親眼見着一個青年

漫遊家講了我的「北泉新唱」多幅，如嘉陵江上，數帆樓，聽泉亭，試浴，等等。讀粹勞北泉新詩，悠然神往。我曾說：絕句最便於抒情，但我相信：如果粹勞更把絕句解放而像我的嘗試和大胆，一定能產生更多的美麗句子，因為粹勞是有天才的。

在記遊北碚諸詩外，粹勞後有紀其仲兒扶病率子女四人遊雞桂黔道上的種種艱險的報告詩。最末一首我很愛讀：

更隱成疏放，蕭蕭四壁空。雪花遊鬢白，燈火點春紅。大地風雷動，嚴寒鼓角雄。八年辛苦客，行見九州同。

「雪花遊鬢白，燈火點春紅」，好句好句！一個「遊」字和一個「點」字又費了詩人多少腦筋。雪花不亂遊，獨遊綠鬢；燈火不亂點，單點初春；燈雖紅而鬢漸白，春雖新而人已老，詩人能無感觸嗎？

記家人逃難而後團聚的詩，必自然而然地充滿悲歡交集的情緒，最要親切。我們一讀杜甫的彭衙行和奉先啄懷諸章，你看他寫的何等熱淚迸流，真情如瀉。一定要本於真情，才能寫出好詩。我的四姊也是去年經千辛萬苦由湘逃難來渝。姊弟重逢後，互有唱答。我的一首是：

恍疑杜老味彭衙，海變田田變海耶？地坼天崩餘一姊，飢驅凍走挈全家。疏窗燈映流離影，久戰春萌勝利芽。難得巴山重聚首，圍爐話舊細烹茶。

四姊仲青的詩是：

七年烽火感飄零，骨肉相逢意倍親。燈下共斟團聚

胡豆又開花何人不憶家

酒，鹿中半是亂離人。安禪早識玄機理，作畫先舒物我情。玉璧金甌正殘缺，等閒莫負著書身。

單從技術上講，我喜歡用峻峭的句子，如「海變田田變海耶」，這一類句法，組織法，是不大被人用慣的，也不見得有幾個人能用；老實說：這是我的「家傳秘方」，從我父的詩句世襲而來。如我的「春從嫩柳梢頭透，夢向荒山角裏浮」。這一類句子更要鍊。據姊說：她的一位女友也是一個女詩人就常常當她面前大呼其「海變田田變海耶」這一句。但究竟因為七字所限，不能再多變化。做詩還是自由抒情式的為好，近年我的經驗告訴我，引導我，做我們「膺社體」的自由派詩。在陳粹勞低吟「雪花遊鬢白」的時候，我正在西永鄉一個朋友李述謙的家裏喝酒，微醺中即席題詩一章：

數飲述謙酒，今朝大雪飛。千山堆玉屑，一土破柴扉。春嫩魚先美，農閒麥漸肥。遙憐關塞冷，此意共低回。

不能算壞，但我始終自愛我的「大雪小景」幾首自由體詩：

依稀約有約平明去，爛熳春泥路；曉按市樓前，銀花大似拳。天涯何處相逢又？薄醉惺忪後；碾玉裏成團，輕輿看雪山。最憐凍雀路邊立，見我驚飛急；凍雀莫驚飛，天寒伴我歸。蕭瑟疏林嵌矮屋，疊疊重重霧；山色轉模糊，翻疑山有無？春來無奈詩心瘦，冷翠低垂竹；忽見小清溪，紅梅開一

枝。荒村孤冷行跡絕，撲面迎風雪；小傘壓輕愁，替人帶白頭。一灣流水平沙遠，老樹遮懷嘔；行過那人先，石橋過了邊。關山百戰肌膚裂，砲

火飛紅血；胡豆又開花，何人不憶家？然而歸根結局還是一個意思——對邊寒健兒的熱情，似平要這樣才有一點詩心啊。

創刊號

南風之嚮呼	黃天鵬
民國前革命黨人的文學	陸丹林
總理運動廣東獨立始末	馮自由
台灣大革命運動	蕭香林
美國處置戰後德國意見	趙敏恆
閒話倫敦	易君左
蔣山青·秦淮碧	祝秀俠
司馬懿論	王興瑞
張難先先生(人志)	謝冰瑩
戰地(小說)	徐蔚南
米龍老爹(莫泊桑作)	朱新民
夜以繼日(西摩諾夫作)	楊聲鴻
南風筆談會	虛前等
今年的希望	老舍
新年憶北平	孫伏園
元旦日記	蘇雪林

第一卷 第二期

南風競矣張我撻伐	李浴日
對日戰爭最後的階段	瑜珈
諷刺的由來及其他	黃屢華
懷念坪石	楓園
方輿圖	老向
廣府釋名	羅香林
美國的繪畫	影子
川陝游蹤紀佛像	錢公來
詩與山水游	邵祖平
喬裝入藏記	陸筱丹
做了三個月的典獄長	非素
記檀香山自由新報	馮自由
史實的訂正	陸丹林
意外的情書	謝冰瑩
夜以繼日(西摩諾夫作)	朱新民
	楊聲鴻

第一卷 第三期

如何從中國反攻	瑜珈
論新詩內容與形式	李辰冬
東吳良輔頹雅	祝秀俠
擬王僧虔論書	汪辟疆
巴山夜雨滾秋田	易君左
漢唐遺鏡讀影小記	李鼎芳
李自成翠微父女文學	董野
蜀居隨寫	曙山
一個傳教士的自白	李約翰
人老球黃(莫泊桑作)	徐蔚南
公開的祕密	謝冰瑩
夜以繼日(西摩諾夫作)	朱新民
談談「黃花崗」劇	楊聲鴻
來鴻	陸丹林
	讀者

# 天作之合

非素

婚姻，爲社會現象之一，又爲法律現象之一，社會學家和法律學家都很重視此問題，即一般民間傳說對此也多神話，故奇其說，歷史上最古的要算創世記所說耶和華爲了亞當，一人在伊甸園過於寂寞、孤獨，就創造夏娃來配合他。歐洲社會的傳說，人世間的婚姻，是由愛神愛波羅所主持，他的方法，是把兩個應該配合的男女，弄在一起，愛波羅對着他倆的心房，一箭射穿過去，兩人串起來，他倆就成了一對夫妻。我們的東方古國，是由月下老人負責辦理，續幽怪錄有說：

唐韋固旅次宋城南居，有老人向月檢書，固問何書，曰：『天下之婚牘耳。』有少嫗抱三歲女來，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磨小刀付奴殺此女，奴與衆中刺之而走。又十四年，相州刺史王泰妻以女，容色華麗，眉間常貼一花鈿，固問之，曰：『昔在襁褓，乳母陳氏，抱行街市中，爲狂賊所刺。』固曰：『陳氏眇乎？』曰：『然。』因述前事，相敬愈極。宋城宰聞之，因定其店曰『定婚店』。

這是唐代俗傳的一段神話，輾轉流傳，便成了月下老人主持人間婚姻之神了。然而還是神話，毫無根據的神話，我們可以不必去管他。但是從歷史上來談人世間的婚姻，那就

天作之合

異常複雜，披瀝雲詭，各時不同，各地相異，婚姻制度，實在微妙奇怪。今把婚姻人數先來一說。所謂婚姻人數，是指當事人的數目而說。

一、多夫多妻制。即羣婚制，初時似是防止不同輩的性生活，亦可叫做血族羣婚。不久，是近支兄弟姊妹相婚，而以遠房姊妹與遠系的兄弟結合，可名爲亞血族羣婚。

二、一夫一妻制。此制起源，難以確定，而且在古代也有正妻副妻之名。妻之外又有妾侍制，即使法律規定一夫一妻制，而把妾又屬於家屬之一員，還是有名無實，法律不背人情，爲了習慣，也無從澈底執行，只有遷就事實。惟有一點，男子無論對妾若干，而只能有一嫡室，其他不能稱嫡，即使嫡死，第二房妾侍也不能馬上爲嫡，要經過一定手續。而此手續或由妾扶正，或另娶繼室，然與元配的地位有些小差別了。因此，男子只能有一妻，或有夫而重婚娶的是重婚，有妻而納妾其妻不同意者，其妻只可起訴丈夫通奸，不能說是重婚，因爲沒有結婚形式。

三、一夫多妻制。俗傳舜帝同時娶堯女娥皇女英兩姊妹，此是雙妻，並非嫡庶。一夫而娶姊妹，至今尙有，不過多屬先後娶入，極少同時。而一男同時娶兩女，不分大小，在民國初年，仍有此風。還有一種是兼祧，所謂兼祧者，一子

二三



而兼兩房之嗣，此在宗法社會的畸形現象，狡黠的藉此多娶一妻。在現行民法已廢除宗祧繼承的陋習，那些所謂藉詞兼祧雙娶，在刑法上是重婚，即便無人告訴，後娶之妻，是屬妾類。又有陪嫁女，即廢嫁，亦屬多妻之類。

四、一妻多夫，在今邊區民族還有此風遺留。在古時宋齊隋唐帝紀所載，帝嬪山陰公主面首左右三十人，唐代武則天男寵亦多。即今尚有租妻，搭夥等陋習出現於貧困區域，亦屬一妻多夫。西藏之一妻多夫，視為常事，此其實例。

至婚姻方式，古今不同，在戰時更為簡便，今略列於左：

一、最簡便的，是在抗戰期間，男女相悅，在報上登一廣告，或寄送一張帖子給親友，便算婚禮。他們都是用「國難期間禮儀從簡」八個字來簡化一切。有些最多也邀請幾個親友喝杯茶，或吃一頓便飯，終身大事，即已告成。

二、掠奪婚，用武力去搶掠女子，這個女子，或屬認得，或屬絕不相識，為了自己需要，便糾集去實行搶掠。此風延至近代，還有因已訂婚無力迎娶而強搶女子回來，強迫草草成婚，所謂生米成飯，等於現代成語所謂「既成事實」來圖賴，在歷史上兩國交兵，而強索對方的女子為妻妾的很多，這又是搶婚的例子。

三、買賣婚，把女子當貨物般定了身價，誰肯出價，即可嫁給某人，這在一切皆成商品的社會，大家共見共聞，甚至親歷其事，不必贅說了。

四、交換婚，是雙方父母各以其子女交換為子婦，或男

子各以其姊妹或女屬交換為妻。

五、在貧乏的男子，在婚前或婚後在妻家從事勞役若干期間，而以勞力代替聘金。不過這種婚姻，是不多見的罷了。

舊式婚姻的嫁娶，極為普遍，不贅述。

關於聘婚有屬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有倚恃特殊權勢而強婚嫁的，現代多數是主張男女雙方同意為原則。然而在結婚時，多數還是稱奉家長之命，承某人介紹等語，這是變相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辦法。媒妁以外，有時亦有自動而囑婢僕通音問。如晉代韓壽與買充女，北齊婁后見神武。均由婢為介，也有靠唱和詩詞相悅，如紅葉題詩，靠詩牋為媒，現在的男女相戀期中，書信往來的談情說愛，意思很相像。

從前專制政府時代，皇帝有選婚之舉，同時也有罰婚（把犯罪男子的妻子等判配他人），贈婚（把女或妹送與他人為妾），賜婚（皇帝把妃嬪宮人，贈給近宗支室或與臣子）。收繼婚（兄死其弟收其寡嫂為妻，俗又稱為「叔接嫂」），順緣婚（姊死，由妹續嫁姊夫），贅婿（男子到女家去為夫，改冠女姓，又稱雄媳婦，民法上叫贅夫），童養媳（幼女到夫家去，待成人時，再擇期成婚），招夫（與贅婿略異，招夫是屬寡婦招男子入贅寡婦之家，改稱前夫之姓），租（典）妻（女子本來有夫，而臨時出租（典）與人，按年或按月而定，期滿仍回夫家，在租典期間，生育子女，歸承租（典）人所有。北方所謂上炕老媽，與租妻略同，惟形式

手續相異），冥婚（是指訂婚而未成婚之男女死去，或一方先死，乙方殉情，迎柩合葬。或男子死去，男家覓一女子請家作亡兒媳），其他呢，尚有外婦，亦有稱爲拼度，在法律上雖無夫妻之名，而事實上又有夫妻之實，此種非正式婚姻，是社會上很普遍的事象，尤以在戰時爲甚，所謂「偽組織」。「行營」等借用名詞，就是一例。

婚姻的干禁，因時代地方的不同，各有習慣，如同姓不婚，早已打破。宗妻不婚，至今還是存在，如收寡嫂弟婦爲妻，或娶同族之寡婦爲妻，大家都認爲不當。兄妹無論同胞或異父同母之兄弟姊妹與叔伯之兄弟姊妹，前夫子女與後夫子女，都不能通婚，否則便給人說亂倫。以前還有「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的階級觀念，因之官民不婚，而皂隸優娼，更沒有人肯和他婚嫁。和尚尼姑，絕對不得嫁娶。姦逃的婦女，不能隨便收納，擅自成婚，因犯姦被判罪的，更不得相姦婚。又如父母喪事未了，或父母在囚禁時期（從前還有帝皇喪事）都不能成婚。

至於古人婚禮中的六禮，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等，繁文縟節，雖屬鄭重其事，在今日看來，未免多事，時代不同，此種手續程序，早已漸漸消失了。大家都希望百年偕老，白髮齊眉，然男女結婚，而理想是理想，事實是常把希望打斷的，所以婚姻有因配偶一方的死亡，難以繼續共同生活，這是自然的消滅，於是發生再娶再嫁了。有因其他事故，不能繼續共同生活，而中途分離的，還是人爲的消滅。可惜社會上大多數人的觀念，對於寡婦

與離婚婦的再嫁，存着一點歧視。以爲男子妻死或離婚的續娶，是應該的，即使五六十歲的男子，續娶二十歲左春的女子，也不覺得稀奇。而女子喪夫或離婚改嫁是特異，尤其是青年輩男因招致社會戚友的譏評，多不願意娶寡婦或離婚婦，這真是男性中心的表現。離婚在現代是比較容易解決之事，只須雙方同意，找兩個證人，立一張據證便可。甚至有些只是雙方同意，在報紙上登廣告聲明也可。至離婚條件，各有不同，只有看看他們所協議的或是經過法庭的判決而定罷了。

婚姻，是天作之合呢？是歡喜冤家？是五百年前風流債？是佳偶天成？誰知道？只有「天曉得」。

### 本刊直接定戶公鑒：

本年二月本刊創刊之時，全年訂資七百廿元，優待基本訂戶特價六百元（另售六十元）。嗣以物價飛漲，定價比照成本調整，第四期起零售售爲三百元，長期另立自由定戶，預繳款若干隨時結算。茲本刊已出足第一卷，并決自第二卷起移京出版，所有基本訂戶，（訂閱全年者），寄至第六期款已無餘，惟爲示優待加寄第一卷合訂本一冊，此啓。

# 香港歸來

自 在

「你從香港回來，已經很久了吧，是從那一條路走的呢？」

「你這次回國，途中想必非常艱困吧，穿過廣州走，抑或轉澳門入內地？」

「香港淪陷之後，幾次向朋友們打聽你的行蹤，都得不到正確的音訊，很記挂的。是否取道東江，抑或從廣州灣走的？」

兩年多來，無論在蘆苞，在韶關，在坪石，在桂林，在柳州，以至貴陽重慶，在內地初次重晤的舊友，或是神交的朋友見面時，寒暄話少不免帶着這些的問訊。我也像演劇般把台辭念熟，不知說了多少次數了。最近碰着一兩位朋友，也是問到我歸國的沿途實情。這樣一來，便又把前三年（三十一年四月）歸國時候流光掠影般事跡在面前閃爍着。把他能夠記憶的追述下來，也可以算是生命史中附錄的一頁吧。

當着魔手攫取香港以後，居留在香港的許多人都向內地跑，公開的暗行的，各人因着所取的內辦法而各自想走的路。除了三數十人被敵監行動不便之外，其他儘可以放膽的自由離港。只有預備的旅費是否充足，和所走的路線是否安全，而區別他走的遲速罷了。

環境一天比一天的惡劣，精神肉體都受極酷，壓迫要挾，冒名招搖，無所不用其極。爲了前途，爲了自由，不得不從速的走了。變賣了一些文物，得着點盤纏，就在四月的一天靜地離開了居住四年多的香港。

民二十七的春間，我由上海到香港不久，唇上便留了小鬍，一直到三十年的冬間，還是一樣的保全他。怎知魔手伸到香島之後，許多投機分子留起東洋式小鬍來，表示時髦。那時我覺得不對，即把全臉的鬍子也留長起來，頭髮也多久不剪。驟然見着的

，好像是一個花甲以上的老頭子。

歸國的路綫有好幾條：廣州灣、澳門、東江、廣州（往廣州也分三路，一直接往，一由市橋轉，一由澳門轉。）我歸國第一的路程目的，是回三水原籍再到韶關。爲了觀察淪陷區的實況，并爲時間、旅費、路程，幾方面合算起來，冒險的取道廣州，似較便捷。（因爲從澳門入內地，是要晚間偷渡。東江方面，沿途不靖。廣州灣轉韶關，路阻且長。而由西南入蘆苞，是公開的准許「難民」通過歸鄉，惟只可入內地，不能由內地出西南。）於是事前就和幾個暗行結伴的商妥，取同一的行動，變名化裝入廣州了。

我們爲着避免在船上過分的檢查行李計，一律買頭等船票。船是倭式設備，名海南丸。上船之先，憑着種痘證和預防霍亂注射證買輪票。姓沒有改，名呢，借用宋朝一個詩人彷彿

(諧音)，這算是難名(逃難的名，和寫文章的筆名同意義。)那時港例，上船除了手提行李之外，其他一切衣箱皮袋，不得加鎖，任由牠們檢查，存放在行李艙。兩日一晚在船中生活，真是無聊苦悶，說話很不便，恐有奸細探聽。幸我事前帶了一部「中國文學史」得着瀏覽，把煩悶無聊驅散了一部分。開船不久，有海關人員檢查衛生證件。到了虎門，候艦派兵上船巡視，所有乘客，要把所帶的各種幣券，全數拿出來，捧在手中。幾個染了朱砂樣眼睛的倭兵照例在客人面前怒目金剛般走過，一聲不響，即下舢板而去。那時乘客們有些膽怯的，驚懼戰慄虎面人沒收金錢。因為香港報紙常說每人出口限帶軍票二百元，港鈔五百元，法幣不限制。事實上，這次在船裏並沒有點驗幣鈔的數目。船上伙食，一日三頓，買船票時一同收款。早晨，每人紅豆稀飯兩碗，麵包四片，午晚飯，半(豬)肉雞蛋會飯一大盤，豆腐青菜湯一盤，西式吃法。將到廣州市入口到南石頭時

### 香港歸來

，有醫生登船驗疫，船停一夜。這一夜最焦灼的熬煎了，眼見着廣州市不能夠登陸。萬一船中的人有一個發生可疑的傳染病，那就全船乘客和員工，一律要到指定的地方施行消毒，勾留五天七天，是常有的事。故在此期間，各人心中都感到異常憂慮，就是，恐怕乘客中有發生傳染病的牽累。

船抵廣州，泊在西堤原日省港輪船的碼頭。登岸時的檢查行李，非常凌亂。船伙把客人的行李分開頭二三等的堆在碼頭上，由客人自己去認，搗到敵偽憲警的檢查處的長桌。因為大家爭先恐後的把行李堆放在一處，檢查員傾箱倒篋逐一搜檢，東也翻翻，西也拿起來看看，於是衣物混雜遺失攪亂的便許多了。

同行中一位歐君在船上碰着他的父執陶君。陶君年將花甲，精通數國語文，我們就推他做「交涉員」。他很有風趣，也樂於照顧一切。在碼頭時，陶君見着這樣的騷擾紊亂，便上前向一個滿身疙瘩，彎腰曲背的倭兵撒謊說，「我們幾個人，是從香港

返廣州做事的，所有行李，在離港入碼頭登船之前，已經受過詳細檢查。現在可否不必再檢。」倭兵聽着，就用粉筆在各件行李上寫了幾個字，立即放行。由碼頭到挑伙所在地，有二十多丈遠，照例是要客人自己攜出的，也得許可挑伙搬出。這樣那樣，出船后，混了半個多鐘頭，才得交挑伙搬運。行不到五十丈路，廣州偽警設站檢查，手續比較簡單，只要照例打開衣箱看看，便可通過了。

廣州的旅館，不論白天或晚間，常有敵偽軍警來查詢，尤其是發生警報或戒嚴期間，給旅客諸多騷擾。事前打聽，只有愛羣大酒店是例外。因為許多倭軍官恐怕我方飛機轟炸廣州，牠們為安全計，多住在愛羣。我有一個舊學生在愛羣做管事，於是就直來到愛羣去寄宿。得他的款待照顧，并談了許多敵偽宰割廣州慘劇的惡行醜事。愛羣是南中國最大的旅館，房租在廣州各旅館中算是最貴的，中等房間，當時每天房租是軍票廿元，折合法幣是要三百元的了，吃飯另算。一切

都承他招呼，盛意可感。我在民二十七的秋間曾到廣州，住在愛羣十多天。今呢時隔三年多，門牆依舊，景物全非，撫時感事，雖然不是有前度劉郎的感喟，實在不勝萎萎的哀傷了。

我們在廣州住了兩天，白天不敢外出，恐怕碰着熬人（做了敵僞工作的熟人），他們以為是好意（？）留在廣州做事，那就很難脫身，秀才遇着蠻兵，有理說不清了。只有從電話中約了兩三個深商或住家的朋友來談談，同時打聽從廣州入內地的路程。有一天，已近黃昏，和幾位同伴出外走走，看看廣州市貌，究竟怎樣的慘澹。昔日繁盛市區如十八甫一帶，完全改變了。從杉木欄可以直看到沙面，沒有一家房子遮擋着，地上盡是些野草生在燼餘的瓦礫磚堆裏。惠福西路，觸目都是日本商店；木履兒格格聲響，鬼影憧憧的往來，和戰前的上海與滬路沒有什麼分別。暴徒浪人橫行，弄得市面毫無秩序。街上的警察，多是些十七八歲的青年。據說他們是爲了逃避拉伕而當僞警。路上的行

人，臉上露出倉皇抑鬱的樣子。和買賣的人談談，「世界難撈，只有留命等待天亮，」這差不多成爲廣州市上的口頭禪。九時半返旅店，入門即碰着李某，他問我在廣州有多少時候就攔。我說：「一時不他往，此次是到來長住。」他約明日在大三元酒家午膳，有要事相談。我照例的答應他。怎知在第二天的早上六時，我已離開那虎窟珠江北岸了。

由西堤愛羣酒店起到黃沙粵漢鐵路車站，沿途就要經過八九個檢查崗位。幸得我的學生派了熟練的工友照料，他們平日和憲警多是相識，打個招呼，行李便可通過。獨有石圍塘上火車的入站，那就混雜紊亂不堪了。一兩千人擁在一起，你推我擠，弄得水洩不通，每個人都爭搶着先入月台。而在站口又來一次檢查行李，挺胸光頭的倭兵裝腔作勢的高揚鞭子，向那勞苦大眾亂鞭一頓，叫罵聲，歎息聲，小孩啼哭聲，丟掉物件尋找聲，被踐踏呼痛聲，失竊呼救聲，夾着倭兵咆哮聲，皮鞭聲，鬧成一片；如迅

雷，如狂濤，如山崩，如海嘯，不忍聞更不忍見。我們攜着行李，擠在人堆中一小時多，隨着人浪的推擠，忽前忽後，忽左忽右，鬆一步，行一步，身不由主的在混亂中被擠入站門，纔得上了車廂。那時全身衣裳，給汗水灰塵，混成一起，又髒又臭，實在異常難過。

車站的門，如鬼門關，大家同一動向，以爲過了這關，便是出地獄之門的第一步，不願意在鬼域地帶的廣州多滯留一些時間。故這種沒有秩序的擠擁登車，也像徵着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急於爭取自由呼吸新空氣的表示。從這一點來看，才是正面。然而大家爲着到自由之路，又怎得不如怒濤的洶湧，如山崩的咆哮呢。反之，也可以證明虎面人無法維持秩序。

由廣州到西南，車費只收三元（軍票），不分等級。惟從港澳歸來有證件的，另乘一個車廂而區分罷了。在車上只有一次查票，是經過佛山時上車的。火車駛行很慢，恐怕我方游擊隊襲擊。石圍塘九時半開車，下午

二時才到達西南。出站時，又須經過  
爲警一次檢查。

挑伏把行李安頓在一家由玻璃鏡  
店臨時改爲客棧的房間之後，店主即  
來詢問是否返鄉，關照先到左隔鄰家  
的「鎮公所」去登記。

所謂「鎮公所」，是在一間破祠  
堂，門口貼了一張招紙而已。有幾  
個乳臭未乾的青年，在此登記發證。  
桌上寫有出境時不准攜帶的物件，如  
電筒，藥品，金飾，照相機，望遠鏡  
，收音機，電話，衣車，軍火，抗戰  
圖書等，均在禁止之列。其實後來從  
事實的證明，絕不是如此嚴厲，除了  
收音機軍火等之外，多可以攜帶。「  
鎮公所」這批小嘍囉用桐嚇手段渾水  
摸魚，想着得着意外的收穫而已。

在「鎮公所」取到一張豆腐乾大  
小的草紙，只填姓名年齡及往何處幾  
個字的所謂「歸鄉證」，回到客棧時  
，老闆很客氣的來談到明晨出發的一  
般情狀。他說：

「明早六時以前，便要吃好早飯  
，每人飯菜費十六元。爲便利客商計

### 香港歸來

，本店廚房可以代燒。吃了飯，就在  
門前排隊。七時，由警所派員引導到  
楊梅封鎖線。等候十二時開關通過，  
即算離開西南，返鄉去了。不過由西  
南到楊梅十多華里，如因不便步行，  
且爲迅速着想，行李由挑伏搬運，每  
擔二十元，坐轎子每乘三十四元。你  
們初到此地，人生路不熟，本店爲着  
招待來賓，一切當可代辦，減却客大  
的麻煩。否則人地生疎，有錢也無從  
去招僱的啊。」

客棧老闆認說是同鄉同宗，口如  
懸河的滔滔不絕發表他的服務偉論，  
否，是拋出吸收法幣入袋的香餌。我  
們明知這是老闆的生意經，他拿點  
扣頭也應該的。於是也就吩咐他準備  
轎子挑伏了。（後來知道他的取價，  
是得十分之一的回扣，還算公道。有  
些自己去招請伏役，價格比他所取的  
高一倍的還多呢。）

交代以後，我們出去喫飯，順便  
把所帶的港幣、軍票等盡數兌換國幣  
。香港是港幣、軍票同樣通用，廣州  
是用軍票，但是一離開廣州市區，全

是用國幣的了。我們飯後，在幾條市  
街走走，市面生意，要算茶樓酒館最  
熱鬧，農工們上到酒樓，三兩個人吃  
三五百元是很平常的事。據他們說。

「人生最實惠而且最靠得住的莫如喫  
。處在兵荒馬亂的時候，存錢幹什麼  
，今日不知明日事，還是今朝有酒今  
朝醉，來得上算了。」這些話，可以  
說是淪陷區裏同胞的苦悶象徵。但是  
同時也有一個非常悽慘的景象，使人  
食不下咽。什麼呢，就是每一家菜館  
雖然座無虛位，菜肉薰香濃厚，茶酒  
氣味四溢；可是他的門口，以至桌邊  
，都有十多二十個像從墳墓裏拖出來  
的骷髏般難民圍着，等待食客喫完的  
時候，搶喫餘餘。有時一塊骨頭丟在  
地面，他們即跟着拾起來咀嚼。菜汁  
飯粒，也傾盤倒盤的舐抹乾淨，期圖  
充飢。這些難民們常常因爭奪取餘餘  
，打得皮破血流，椅桌橫飛，盤箸杯  
盤，滿地狼藉。酒館老闆夥計們，無  
法維持。這是什麼現象，無他，人類  
只是爲了生存而掙扎。然而侵略者的  
壓榨搜刮，造成了人海地獄活現在一

般的淪陷區裏了。其他的買賣，如故衣舊貨攤，觸目皆是。賭館，鴉片館，妓院，也偏地公開的設立，門口還有偽軍守衛，這又是敵人的毒化政策呢。

轉到河旁去瞭望一下，無意中碰着一個熟人，他原是在香港擔任和內地通訊聯絡工作的。港陷敵後，脫險到西南來，任務和以前一樣。他拖我談了幾分鐘，告訴在此工作的同志有幾個，四五個月，專管由廣州到三水的一線，敵偽一切內幕，他們都清清楚楚，某段路軌的拆掘，某漢奸的被殺，某貨倉的燒毀，都是他們策動的。我問他客棧裏晚間的安全。他說，可以放心，晚上七時後，街上即禁止行人，鬼子也不敢出來，故沒有什麼亂子發生。最後，大家點點頭而別。

歸鄉心似箭，住在一燈如豆四壁蕭條的陋室裏，一夜怎能安枕。隔房有兩個青年夫婦模樣的，一夜哭到天亮，丈夫要在佛山居住，妻子要回英德做小買賣。各執一辭，哭哭鬧鬧，終宵不歇。前房一家有五六個人，整

夜的商量怎樣的隱藏法幣首飾，免出楊梅時給虎面人掠去。我們幾位把所有法幣和其他要件，都放在身上。因為自離港至西南，沿途水陸的檢查，牠們都着眼在行李，絕沒有搜過身上。因此經驗，就以放在身上較妥當了。於此順為追述一件事，就是當我們進入廣州愛羣酒店時，把鋪蓋打開摺好，我的棉被有三隻被角都被拆開檢查，只有一角沒有被拆。而沒有拆開的那一角，正是我把幾張在黨政機關做事的證件縫在裏面。要是這一角也給他搜出，真是弄得「過身螞蟻」，不知如何是好了。爲了這，便也索性把他帶在身邊。不過手錶，自來水筆，照相機等却放在手攜的雨衣袋裏，不給牠們容易看見，免使「慢藏誨盜」，惹起牠的貪念，而招取意外損失。

我們幾個人一夜和衣斜欹在行李邊談天，談到倦時，即聞晨鷄報曉，恩恩梳洗，剛吃早飯，挑伙們已來催請準備了。出門一看，家家關着門，是甜蜜的睡眠呢？是恐怖蟄伏呢？只有天曉得。然而「鷄聲茅店月，人跡

板橋霜」，這兩句詩，恰可相似當時的景象。

三〇

排隊，長蛇陣的排隊，兩個人一排，男女老幼，肩摩踵接，循序的排列着。或背包袱，或挑行李，（皮箱、木箱、鐵箱、帆布袋、麻包，蓆袋、藤篋、網籃、竹籬、被單、魚網、篋篋等，好的破的，新的舊的，種種式式，紛然雜陳。）如鄭俠的流民圖。三國演義描寫劉玄德攜民渡江，如果是攝影的話，用不着僱人扮演，這是很好的鏡頭了。六七百人，排列一起，個個穿了短衣服，粉白脂紅，不在女子臉上，艷色新花的旗袍，也離開女子的身上。男子呢，十分之九是工人式短衣，即使有兩三個穿西裝的，也像煤炭倉門口守衛的憔悴破爛不堪的了。我呢，還是穿了平常所穿的洋服，只是不帶領帶而已。因爲我想一個人在明眼人的一看，便可以知道他的階級，雖然僞裝，有時反爲不妥，不如還是常服，較爲好些。而且所帶行李，不能和本人的衣着不調和，反之，容易惹起對方的疑竇。

人們站在市街中，由六時等到七時，引路的偽警還沒有來，大家只好坐在行李上忍耐着等。人堆裏亂嘈雜的大家嘖嘖咕咕，思潮起伏，萬感交集。等到七時半，人聲由遠而近的哄傳到來，「山雨欲來風滿樓」，知道是啓程的前奏了。遠遠望見有四個殭屍模樣穿了破爛黑布制服滿臉烏黑的大蠟鬼一拐一拐的背着廢槍走來。同行的陟西說，「這是『活無常』啊」。這四隻蠟鬼向各人逐一的點檢有無歸鄉證之後，轉到「鎮公所」去，自然是些飲茶吃煙等玩意。八時十三分，一聲哨子，兩警在前，兩警殿後，這六百多的出境難民，或步行，或坐輪，或拖着，或背着，浩浩蕩蕩的向着楊梅出發了，向着光明之路邁進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急急的行，不管高坡低窪，不管崎嶇嶙峋，不管羊腸曲徑，不管板橋田埂，放開脚步的行。苦海快脫離了，故鄉（廣義的）就在眼前，怎不歡欣地興奮地前進呢。

路上約莫行了半個鐘頭，在路旁

### 香港歸來

一間破房子的簷下，芒蒿叢生的荒地，橫躺着兩個屍體，如膨脹的死蛙裸露着四肢仰臥，腹部有一張破爛蘆席斜掩着，蒼蠅麤聚，臭氣觸鼻，不可嚮避。破壁上張貼着的舊市招，風扯起了一角，刮達刮達的響，像悲鳴，也像在訴不平，這是饑饉死亡的慘慘畫面。大家見着，把頭垂下搖了一搖，深深的吁嘆而走過了。前行兩里路左右，休息了一會，等待行得慢的人，再一道前行。然而這時是春末夏初，嶺南氣候，已入夏季，烈日逐漸的逼到身上來，灼熱的汗流浹背，這是不消說的。雖然我們乘轎子，但是所謂轎子，是用一張藤（木）椅穿了兩條竹桿，坐起來很不舒服。抬轎的又是那些淪陷區裏營養不足的失業的農夫農婦或工人之類，來博餬口之資。他們對於抬轎技術是外行，於是坐的抬的，彼此都不舒服。因此我坐了不久，便下轎子步行了。

頭上的強烈日光曬着，腳下行着差參高低不平的仄徑，眼看見的人，盡是沒精打彩，皮黃骨瘦，蒙着

破衣敗絮。建築物，是些敗廢破舊的劫後農村房舍殘跡。蔓草亂生的郊原，喬木大樹早已斬伐了，鼻中嗅到的是糞坑臭味，荒涼、蒼茫、污穢、凌亂，交織而成的現象，盡在沿途的視線和感覺中。棲息在這裏的人們生活怎樣，也可以反映出來了。

十多華里的路程，爲了休息和等候慢行的旅伴（難友），十時半才到達楊梅，行李堆在一邊。人呢，多在坎坷不平的曠地上休憩或蹣跚。附近農人知道每天都有大批歸鄉的人在此耽擱，茶水、冷飯、糕餅、黃瓜等，擺設在路旁發賣，供應過路的旅客充飢止渴。

楊梅，只有幾家七零八落的泥牆半截的房子。有三十多個倭兵住在小山上，一間灰色破磚樓，四周交通壕有刺絲圍着，樓上插了一面膏藥旗。有幾十個破衣赤脚的農民（男女都有）正在挑沙石運磚瓦（拆附近民房的磚瓦）上山，修葺倒塌房子。路中有一個磚門樓，巍然獨存。門樓出去北邊有一條小路，梓欄橋內排着幾道的



「拒馬」一路的兩邊，拌繩格外是廢田荒地，佈滿着刺絲網。舉目四看，沒有房子，除了曠地上有兩株榕樹簇擁了一堆半黃的樹葉子之外，沒有一些樹木，鷄鳴狗吠的聲音也聽不着，只有三數唧唧虫聲傳來而已。據路角一個賣茶水的老農偷說：「此地從前是有幾十戶人家。倭軍到後，我們的同胞，成了刀俎的肉，隨牠宰割摧毀。有些時遭壓迫蹂躪，便拆屋流亡他處，有些房子，倭軍藉口阻礙守衛，把他拆卸，因之變了荒涼。即附近的樹木也要斬伐，墳墓要削平，窪溝要填滿，恐怕隱藏游擊隊。至于現在那裏挑運磚瓦的農民，是白做沒有工錢的，只有靠代歸鄉的挑運行李出封鎖線，每担五元，就是意外的收入。而挑運行李，是輪值擔任。有時過客少，或是笨重行李少，他們所得的也少。所以挑行李的收入，也是不大可靠。吃了飯，替倭軍服役，拆同胞的屋，在楊梅附近五里內的人民，都遭受到鬼子的非人道虐待的了。」

還有盤踞此地的倭兵，食飽飲醉

的時候，常常的三三兩兩，跑到附近村落去尋快樂。自然啦，婦女是牠們的獵取對象，從十三四歲的少女而到六七十歲的老太婆，三年來，遭受鬼子摧殘的，無數可計，直接間接的花柳病傳染，也很普遍。有時牠們下鄉找不着婦女，要是少年的男子，給牠們碰着，慘遭褻瀆的也有好幾個。有些婦女，丈夫出門的，或是守寡的，守貞的，黃花閨女們，生了小孩子的不計其數。這些瘋狂殘暴兇淫的「闖家劇」（粵語，意即全家死清光。）日本鬼子，將來我們戰血洗恥時，不知牠怎樣的死法！」

說來，咬牙切齒的表示飽受痛苦後的無限憎恨忿慨，這是下層階級的人的潛在的反抗性。

大家在曠地上等了許久許久，都沒有一些聲息，日曬口渴，內外交逼，心裏焦灼苦悶，實在難過。挨到十時四十分，一陣騷動，有一個獐頭鼠目倭兵酒氣醺醺的含着紙菸從山上下來。諳熟的人們，說是大家要排隊聽候查訊，即可放行。惟排隊要分別

男女，各排一隊，不能夠混合。排好後，大家把「歸鄉證」拿在手中。十二時，有四五個圓臉鬍鬚倭兵殺氣騰騰帶着一個酒精鼻台灣籍的通譯，站在磚門樓，循序的向每個歸僑問話，如「姓名什麼？」「年歲幾何？」「返到什麼地方去？」雖然是刻板式的幾句話，但是每一個人都要把歸鄉證所填寫的牢記清楚。萬一答非所問，和證上所填寫的相異，那就牠如莽僧的敲木魚，亂敲一頓，一條木棒，馬上猛向你頭上打下來，跟着一腳把你踢開，站在一旁，聽候查訊辦理了。有些人是用假姓名或者瞎填的去路記不清楚，多受到木棒的猛擊與扣訊，這個酒精鼻的台籍通譯，狐假虎威恬不知恥的遇事刁難，比之倭兵更加來得兇暴。幾個倭兵和通譯的手上，都有一兩個很精緻的手錶，胸袋插了兩三枝藍寶石真空管的頭二號派克墨水筆，和一個很時式的香菸盒子，指上也戴了三四隻金戒指，內衣皮鞋襪子等都很有時髦的。這些東西，不用說，不是從三島帶來，而是從我們歸鄉的

同胞身上轉到牠們的身上去。我見着暗想藏匿在我衣內的這幾樣東西，也恐怕同樣地不翼而飛到牠們的身上去。

一個一個輪着排隊的循序問過了，每問一個，歸鄉證立即收去，只有四五個人被留着，沒能夠通行。堆在曠地的行李，一律解開，給牠們檢視，有些是很隨便的看看；有些呢，一衣一物都要逐件拿起來搜查，好歹只有隨虎面人的意思。有一個男客帶了兩個衣箱，盡是女界衣服，說他是做故衣生意，把衣箱扣留了。又有一個帶了三十枝手電筒，幾百瓶如意油；說他是運貨買賣，不是歸鄉，也沒收了。查到我們的行李，先看一個皮箱，拿起我所帶的字畫中，見有一幅總理所寫的墨蹟，牠們看看，把手一揮，便不再檢查其他東西。查過後，所謂封鎖線的幾個障礙物「拒馬」搬開就行了。在這個時候，少不免有點紛擾。原來由西南挑運行李到楊梅，挑仗就要停止，不能夠再前進一些。出楊梅緩衝地帶三華里的路程，行李以

本人攜帶為原則，要是自己不能攜帶，則由倭軍命令挑運磚沙的工人代運。到了自由區，再轉僱挑仗接運。如此一來，挑運磚沙的工人，有些受了台灣籍通譯的唆使分肥，往往一擔行李，勒索兩三百元。封鎖線限定每天開放一小時的期間，萬一行行李笨重，自己無法挑出，那是非同小可的事。許多人明知被敲竹槓，也只好瞪着眼睛忍受，破財免災，不想和牠們計較，惹出其他意外。我們同行六人，大小行李一共十五件，除了六件輕便些手攜之外，還有九件分作三擔，要挑仗搬運的。同行陶君即直接向倭兵交涉，叫牠代覓挑仗，三面說明了運費，并即交款。這樣，三擔行李，只照例化了十五元法幣。

不過陶君為着用日語和倭兵談話，倭兵却問他從前在日本住在什麼地方。他據實的說出。事有湊巧，他留日時，所住的貨間，就是這個倭兵的家裏。於是這個倭兵以尖銳的角度突然改變面孔，很客氣的，東一句，西一句，大家談起來了。挑仗把行李挑

出時，牠也跟着照料。當着將到自由區的地點，臨別時，倭兵很感傷的說：「你們今有機會歸鄉，真有幸福的了，我們不知等到何年何日纔能夠回國。離家三年多，家裏狀況也不甚清楚，兄弟妻子離散，父親也在台兒莊戰役陣亡了。」

這些話，是鬼子自食其果，我們那裏管得牠許多，然而也可以代表一部分倭軍哭喪着臉的厭戰哀鳴。我們急急過了一道小橋，同行的季君說他是「奈何橋」。我就接續說：「那麼，這條小橋，是「陰陽河」了。人鬼殊途，幽明異路，是最貼切不過。河的南邊是淪陷區，係屬陰間鬼的世界。過橋北邊，是陽間，才是生人的社會。我們今日六百多人都從地獄爬回到樂土了。」大家聽着，把眼一瞪，作了個會心的微笑。

出了楊梅，大家抖擻精神，步子沙、沙的響着，陽光照耀出灰塵在跳舞，把悶在心裏許久的抑鬱氣舒吐出來，全身感到輕鬆了許多，我們已經回到祖國懷抱裏了。接着即有鄉人接

運行李和輪伏等快馬。由楊梅到蓬  
苞三十多里，規定行李七十斤每擔  
三十元，輪子每架四十元。越過一個  
小山，有十幾個便衣騎勇游擊隊哨兵  
，荷槍守衛。再行半小時，遠遠望見  
國旗隨風招展，那時真是悲喜交集。  
悲的，是悲憫許多同胞還是蟄伏在膏  
藥旗下，過那奴隸生活。喜呢，自幸  
萬苦千辛，從熱帶的賊巢裏逃出，得見  
青天白日，遍地和煦，想今念往，不  
期然的眼眶裏灑下幾點熱淚了。沒有  
祖國的人，任你這樣的富有，也如窮  
大人般到處漂泊，遭受他人的歧視  
壓逼，欺侮，蹂躪，種種的痛苦，是  
不可用文字來形容他的萬一的啊。  
國旗飄飄所在的地方，就是國軍  
最前線的駐防地，是一間三大進深的  
宗祠。門前榕樹下拴了幾匹戰馬。毗  
連着有兩百多戶口。祠堂左旁有一道  
小河溝，兩岸栽起三四十棵柳樹。那  
時是農曆的暮春三月，樹枝上拖着黃  
金點翠的小葉子，樹陰籠罩了整條小  
河，綠油油的。柳花像雪片一般從樹  
陰裏飛出去，水上浮蕩着無數的白斑

• 有幾隻鴨子，在水面上游來游去，  
很閒散自在似的。挑伕把行李放在祠  
堂門口，守衛的士兵上來查問，我把  
三水縣政府給我的證件給他看，他們  
很有禮貌的招待茶水。我們自從晨早  
六時而到下午一時半纔得水喝，恍如  
大旱中甘霖的潤澤。路旁間，有茶担  
飯舖，我是不敢亂來喝吃。在談話間  
，一位連長告訴我：「此路每天歸  
鄉經過的，平均有四百人，沿途治安  
極好，即使挑伕也沒有順手扒竊及亂  
挑私逃。他們全是沿路的鄉民，個個  
有身份證，一看即可明白。軍政當局  
爲了保護歸鄉民衆，特命前線部隊加  
意護衛和指導。爲了客觀條件所限制  
，至於不週到的地方，還望鑒諒。」  
說來，在誠懇中帶着客氣成分。  
是日沿途所行的，多是破壞的公  
路（路面給轟澈底破壞，有些變了馬  
字形凹凸，有些變了禾田，橋梁涵洞  
，一律拆除，沒有一些影子。），或  
是田基小徑，山澗小溪，坎坷不平。  
數百人同一路線，前前後後，如驍隊  
，如蓋被，互相照料，真是偉大的行

列。有些青年，拿出口琴吹奏「義勇  
軍進行曲」，大家跟着歌唱。此唱彼  
和，震動了整個曠原。又有哼着月下  
追韓信的平劇：「顧不得山高，水  
又深，路途遙遠，來尋將軍。」這些  
，都是內心奮興喜悅得着自由的表示  
，充滿着熱烈的生之氣息。  
經過許多鄉莊園圃，秩序很好，  
人民安居樂業，努力地工作，臉上挂  
着笑容，和楊梅以內的人家比較，真  
不可同日而語。有時我們在村前的大  
樹下歇腳，鄉人頻頻殷勤招待茶水，  
慰問沿途的辛勞。溫暖的情誼，使人  
萬分感激。路旁所見他們栽種的禾田  
，菜畦、豆棚、青綠色欣欣向榮，蓬  
勃的有生氣，葉子因風搖曳，似向歸  
客們表示歡迎，這又使我們忘却了疲  
勞。  
行行重行行，行了四個多鐘頭，  
纔抵達蘆苞的對岸。那時已是日暮晚  
曦，歸鴉啞啞，炊煙四起，牧童騎在  
牛背，悠閒地批攆回家了。有些人不  
想勾留，趁着明晨轉船上清遠，或是  
不想多化旅費的，就到粵省振濟會所

辦的招待所去寄宿。入所後，辦事的  
按人發給救濟費和招待膳宿一夜。第  
二天早晨，憑證免費乘船上清遠，且  
有白米兩斤分發。有些是往親友處投  
宿，或是自僱小船居住。我們六人僱  
了兩隻住船。洗臉之後，把帶備的麵  
條和罐頭肉類等交給船家烹飪。一天  
的勞頓疲憊，至此纔得安息。晚上南  
風颯颯，大雨傾盆，把日間熱氣，心

裏悶氣，精神的不舒暢氣，洗得一乾  
二淨，得着酣然入睡。  
第二天，凌晨起來，遠山近水，  
經過了夜雨的洗滌，花草樹石，飽含  
着光潤生機的色彩。九時，叫船家帶  
路去訪三水陳縣長子和。三水縣城陷  
敵後，縣府移往蘆苞的對河葉洲郵裏  
去。我們握手把談之下，離亂中相見

，真是無限慰忱。在葉洲一連住了十  
多天，同行的人，早已各奔前程，我  
爲了接洽事務，也急於要到韶關去。  
當中經過，雖然得了許多朋友同志們  
助助，然而在故鄉的各方殷勤招待，  
熱忱贊助慰勉，更令我在抗戰時期飄  
泊史中，長留下永遠不可磨滅的深刻  
印象。

### 跋逍遙伉儷紀念集

癸未余四十初度歲逢朝春辰適合璧診所謂百年難遇  
者也而小珠與予結婚正屆十年方諸西俗錫婚紀念旅  
蜀朋舊稱觴雙慶國步方艱謙謝未遑然却語不可姑以  
娛細君而徵齊眉之好也承鄉先進海濱先生暨夫人淑  
嘉女史爲撰小啓徵集詩文書畫爲冊一時名公俊彥藝  
苑清流均有題詠以永其念主席林公爲題簽曰逍遙伉

儷紀念集佳言麗什好句若仙乃續裝爲二集吾家任老

伉儷爲題曰文緣天錫院長孫公復爲書眉以增嘉祥而  
遠道故人郵筒相接琳琅燦爛因又彙而訂之爲第三集  
冊中于公爲題曰鴛譜珠玉文友心復惠南瀨鴛鴦比  
翼圖以飾美之計得詩四十畫十合以書文適得百數並  
世瓊寶類多溢辭旣慚不稱惟有自勉披覽摩挲斯集豈  
但珍藏永念已哉建國三十三年十月十日嶺南天鵬黃  
鵬識於重慶飛來寺畔天廬之逍遙閣

# 蜀居隨寫

曙山

## 石尤風

有人說：「山風多厲，最容易使人傷風，故川人素多好以布纏頭，則此亦可說是打頭風。」按打頭風即逆風，一名石尤風。再先說打頭風，如「雜俎」有云：吳越王初入朝，上賜以寶馬；馬出禁中，驕行却退，王顧左右曰：「此豈遇打頭風耶？」又元稹詩云：「船怕打頭風」。而打字在古時讀若頂，正與今亦有說「頂頭風」相合。

至於石尤風，其中尤字亦作郵。如宋武帝詩云：「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又楊慎詩云：「石郵風惡客心驚」；李商隱詩云：「來風貯石郵」。但這風究竟是怎樣呢？在「容齋五筆」說：「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即打頭逆風也。」而海錄瑣事「則說：「石尤風亦颶風之類。」

但此還有一個淒豔的故事，即謂

此風原為一位石氏女所興，則其多情而好義，都令人太可感了。再看「江湖紀聞」說：「石尤風者，傳聞為石氏女嫁為尤郎婦，情好甚篤，為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亡，臨亡長歎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於此；今凡有商旅遠行，吾當作大風，為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這正是說明了「商人重財輕別離」，甚至是「重財輕義」，可歎！

而這一位多情無比的石氏女，雖死能化風，為天下婦女作方便，却不能自己喚回尤郎而永受人欺，是亦「情蔽而愚」之故嗎？如「江湖紀聞」又說：「婦人以夫姓為名，故曰石尤。近有一人自言有奇術，恆曰：『人能與我百錢，吾吾能返此風。』人有

與之，風果止。後有人云：「乃密書「我為石娘喚尤郎歸也，須於我舟行」十四字，沉江中。」據說嘉陵江的石尤風尤多，不知是否亦為那位石小姐顯靈，姑並誌之。

## 二郎神

江北盤溪的山後，有一廟曰玉帶山，中有一為白面塑像的二郎神，有說是姓楊名戩，為川江水神。按「朱子語錄」有云：「蜀中灌口二郎廟，當時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初間封為王，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甚麼真君；張魏公用兵，夢神與語，須復封為王，魏公遂乞復其封。」又「常熟縣志」云：「隨、趙昇棄官去，不知所終；會嘉州水漲，蜀人見雲霧中乘白馬，越流而過，因立廟灌江，呼曰灌口二郎神。宗、開禧中，石旣離寇和州，又顯靈助守將破敵，詔封王。」

如上所述，則二郎神的姓名有三，即：一為李冰的次子，不知名；又

，爲趙昱；而今俗傳的楊戩，乃係附會『封神演義』之說，實更無可考。至於二郎廟，亦所在皆有。

### 磐溪

嘉陵江北的磐溪，爲重慶富商石氏的產業，地名培園，亦稱石家花園，附近江內有石門，其上一小鎮曰石馬河，今名石馬鄉，爲渝郊可供遊覽的勝境之一。但亦曾見人偶書爲『磬溪』者，實相去遠矣。按磬溪在陝西、寶雞縣東南，一名瑠河，源出南山，合成道宮水，北流入渭水。『水經注』云：『磬溪水出南山茲谷，注谿中，谿中有泉，謂之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凡谷，水次平石釣處，兩膝遺跡猶存云。』相傳周文王之訪太公，即相遇於此。

### 石門

嘉陵江心的石門，雖不甚著名，却亦爲行船險灘之一，水大則沒爲暗礁，水淺則二石並峙，懸諸水面，晝

即因此而得名。按國內地名之名石門者至多，即於川省亦不僅一處。如左思的『蜀都賦』云：『緣以劍閣，阻以石門。』劉注云：『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此二處蜀之險隘在焉。』又『水經注』謂石門道，初爲漢武帝使唐蒙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於建寧，二千餘里，暨鑿之迹猶存。又『隋史』謂萬歲南征，有詩云：『石城門峻誰開闢？』即指此。及唐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南溪，遂閉；後章梈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趨雲南，道復通，號曰南道。

### 二郎關

『辭源』載：『二郎關，在今四川、巴縣西北。明末，永寧土司奢氏叛，其將樊龍據重慶，明兵奪二郎關，據其險，遂復重慶。』按此奢氏即奢崇明，其先本裸裸種，世居永寧，爲宣撫司。但與其子寅，久蓄異志，及天啓時募川兵援遼，崇明遂乘機調兵至重慶，據以作亂，圖號大梁。復進圍成都，巡撫朱燮元嬰城固守，援

至，崇明退重慶，燮元進克之，崇明走水西。尋與水西酋邦彥合兵，勢復張；崇禎初，燮元調集貴、湖、雲、川、廣諸軍進剿，大破之，父子俱死。而石砭女英雄秦良玉，亦以參加此役有功，受任都督僉事，爲總兵官。

### 釣魚山

合川縣東有釣魚山，下臨嘉陵江，崖壁峭險，而『輿地紀勝』則說：『山南大石砥平，有巨人跡，相傳昔有異人，坐釣於此，山因以名。』宋、余玠築城於此，名曰釣魚城，即今合川城。後蒙古蒙哥汗領師來攻，累月不下，且死於軍中，此山與城遂由是著名。

### 落下閣

『史記·曆書』內有云：『至今上卽位，招致方士唐都，與其天部，而巴、落下閣運算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而索隱引『益都耆舊傳』云：『閣字長公，明曉天文，隱於落下，武帝徵待詔太史於

地中轉渾天，改顯瓊曆作太初曆，拜侍中，不受也。有謂其爲巴郡、閬中人，姓落下，而落或作洛。但在「漢書·律曆志」，則說在漢太初元年，詔選治曆鄧平侍郎尊及民間治曆者凡二十餘人，造「太初曆」，方士唐都、巴郡洛下閎與焉。閎運算轉曆，法與鄧平所治同，於是詔用鄧平所造律曆，而「太初曆」以定。

### 落韻詩

曾見外人譏笑我們說：「中國是世界上最不文字國」，這話也許是很不錯的。單以詩體而言，自古以來不知有了多少種，甚至於有藏頭、縮腳的，也曾有落韻，却又與今新體詩是差不多。蜀人何光遠於「鑿誠錄」有云：「後梁李如實，恨朝廷久無牽復之命，裁落韻詩以譏之，後入蜀。」並載其落韻詩云：

「路旁傷羸牛，羸牛身已老，兩眼不能開，四蹄行欲倒。牛曾少壯時，歲歲耕田草；耕却春秋田，駕車長安道。今日領頭穿，無

人飼水草，喘也不能喘，問也沒人問！」

此詩末句不用韻，故謂之落韻詩。

### 春夢婆

「侯鯖錄」有云：「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於田間；有老婦年七十，謂坡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中呼此媼爲春夢婆。」東坡老人即蘇軾，蜀之眉山人，而春夢婆却是在浙江。又東坡有「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詩云：「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

人生本如一夢耳，却亦都以春夢爲尤多，而唐時張泌早說過：「一場春夢不分明！」白居易則說：「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至春夢難醒，在沈佺期甚至是這樣的說：「春夢失陽關！」

西蜀文人的浪漫，到宋時的蘇東坡，或尤甚於唐時的白居易等吧。再看「揮塵錄」有一段說，則其到老而深有一「一場春夢」之感，亦不爲無因。

這是說：「姚舜明·庭輝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東坡先生，云：公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以集，後會聖湖樓，或竹閣之類，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雲集，夾道以觀千騎騎過，實一時盛事也。」

### 當鑼女

今於重慶，雖又到處可見冷酒店，却已罕見當鑼女、寧另外開娼，則與宋時王安石所倡行的「官賣酒制度」不同了。先看耐得翁在「都城紀勝」內有這樣的一段話說：「天府諸酒肆，遇寒食前開酌羹酒，中秋前後開酌新酒，各用妓女乘騎作三等裝束：一等特指大衣者，二等冠子裙背者，三等冠子衫子襠袴者；前有小女童等及諸社會動大樂迎酒樣，赴府治呈，作樂，呈技藝雜劇。諸妓退出於大街諸處，迎引歸庫。」又「夢梁錄」說：「酒樓和樂諸庫，皆有官名角妓，

設法賣酒。此郡風流才子，欲買一笑，則往庫內賭花，唯意所擇。而汪彥的『燕雲謀略錄』又說：「新法既行，悉歸於公，上散青苗錢於民，設一廳而置酒肆於廳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顧，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惑之。小民無知，競爭鬥毆，官不能禁，則又不差兵官到廳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今（南宋時）官賣酒用妓作樂，無復彈壓之制，而『設法』之名不改；州縣不一，正之者何耶？」當然，似此用妓坐肆作樂的賣酒，自與漢時卓文君當壚的情形，已大不相同。

不過以女子當壚，是否即以卓文君為始，我想這還是一個問題。惟自漢以來而至於五代，此風不絕，且於酒肆往往以當壚者為名。略如『成都古今記』所載，成都米市橋，偽蜀時有柳條家酒肆，有女奴名柳條，便是一證。又李白詩云：「正見當壚女，紅樓二八年。」可見在唐時也有。

### 女校書

『鑑誠錄』云：「蜀人呼營妓為女校書，按此實始自成都名詩妓薛濤。時有人贈濤詩云：『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是可知濤的風頭之健，直到今日，猶甚馳譽遐邇而未曾稍衰，惟此詩究竟是出於何人之手，却還是一個問題了。加『鑑誠錄』說是故進士胡曾所贈，亦有說是蜀主王建所贈，豈在彼輩還須別人代作嗎？而『柳亭詩話』則說是元稹作的，『雲溪友議』却又說是韋南康所贈，以所記既不一其詞，故至今猶莫衷一是。

### 女伶

在唐、宋時，蜀之官娼、家妓、以及女冠、女尼極極時，而女伶亦有為士大夫所寵，至於紅極一時者。然由此所發生的風流慘劇，亦概所難免，如『續補侍兒小名錄』有云：「蜀女伶孟思賢，甚巧慧，嘗為君侯王制

寵野焉。思賢有外遇，私奔後，失所，復投制；制命以短兵關思賢二脛，踏極極之，再宿而死。」慘哉。

### 男娼

到清代的男色盛行時，而於優伶中的所謂「像姑」即男娼，以蜀伶陳銀官在京師亦大有馳名。略如『金台殘淚記』有云：「魏長生於和珅有斷袖之寵，『燕蘭小譜』所詠『阿翁瞥見皆銷魂』是也。長生金堂人，其徒陳銀官成都人，故當時蜀伶而外，秦、楚、滇、黔、晉、粵、燕、趙之色，萃於京師，化二人也。」那時士大夫的偏好男色，如蠅逐臭，竟把北京變成了男娼集中地。如『燕台花事錄』自序說：「人間真色，要不當於巾幗中求之；否則歷館青樓，亦是腐物耳。……其怪有如此者。」

再按『燕台花事錄』為『蜀西樵』在光緒二年作，又載有京師舊傳的一首詩云：「萬古寒濛氣，都歸黑相公，打圍宵寂寂，下館晝匆匆。飛眼無專斗，翻身即飄蓬，陡然條子至



，開發不成空。」（讓我再爲這首詩  
加注：（1）黑相公，據『金台荒淚  
記』說：「京師梨園日色日相公，翠  
袖其艷者曰紅相公，反是者曰黑相公  
。」（2）打圍，即打茶圍，據『夢  
華瑣簿』說，胡游諸伶家即相公堂子  
，俗稱下處，亦曰打茶圍。（3）館  
即戲館。（4）專斗，此中稱其狎客  
曰老斗。（5）輾蓬，即京俗所稱的  
剃頭簪子。）再錄詠使姑（相公）兩  
首詩，以說明一切。一爲『都門雜記  
』有云：「掛班新到快嬉游，戲且連  
宵鬧不休；博得黃金買歌舞，終階潛  
夜渡廣溝。」其實弄得黃金多了而不  
買歌舞，又留在手做啥子！二爲『朝  
市雜載』有云：「斜街曲巷趁香車，  
隱約難伶貌似花；夜怕路人爭看煞，  
籠籠一幅子兒紗。」不料在這些哇子  
，也還要羞羞藏藏，幹嗎的？

據馬爾昆 (Marshall) 在『歐美淫  
業史』內說，在希臘的大哲學家蘇格  
拉底，他以爲同性愛是沒有什麼害  
處的；及柏拉圖以後，而「同性愛」  
的淫業就變成普遍的事了。他們認爲  
男色的嗜好，亦是人類天生的；而這  
種男妓，亦多與女妓一樣，是奴隸出  
身。再看「娼」字，古本無此，而多爲  
「倡」字，可見爲娼不盡是女人。且  
在古代，倡、優不分，如『說文』云  
：「倡、樂也。」又云：「優、饒也，  
一曰倡也。」更云：「俳、戲也。」  
而清人段玉裁於『說文解字』注云：  
「以其戲言之謂之俳，以其樂言之謂  
之優，亦謂之倡，實一物也。」再如  
『史記·趙世家』說：「趙王遷，其  
母倡也。」又『漢書·外戚傳』說：「  
李夫人本以倡進」，同『李延年傳』  
說：「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以  
倡也。」『古詩十九首』有云：「昔  
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到三國時  
代，猶保存古代倡、優不分的風氣，  
如『三國誌·蜀誌·許慈傳』說：「  
慈與胡潛忿爭，矜已妬彼，先主使羣

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使某  
鬪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  
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威切之  
。」到了唐朝，「娼」字始見，如范  
攄於『雲溪友議』說：「崔涯每題詩  
於娼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趙璘於  
『因話錄』說：「陳嬌如京師名娼。  
」……然仍有作倡字者。  
至於「妓」，據『華嚴經音義』  
引魏、張揖的『埤蒼』說：「妓，美  
女也。」又引隋、陸法言的『切韻』  
說：「妓，女樂也。」故此字用爲女  
妓之稱，實始於魏、晉、六朝，故六  
朝人都以妓爲美女專稱。且在古代亦  
以「伎」通用，如『唐書·元載傳』  
還說：「歌者名妓異使」，亦有解此  
爲女樂。到明時又有了「婬」（音機  
）字，很妙，如楊時傑於『正韻箋』  
內說：「律有婬姦之條」，亦作「姦  
姦」。又沈德符於『敝帚齋餘談』內  
說：「閩人酷重男色……其相愛者年  
過而立，尙寢處如伉儷。至有他淫而  
告許者，名曰婬好。婬字不見韻書，  
蓋閩人所自撰。……」

# 公開的秘密

(續)

冰瑩

## 戰地之三

「時間不早了，我們趕快走吧！回頭來我再把老實話告訴你們。」

芷英勉強地敷衍她們。

「呵，真的，芷英，我還忘記了問你，昨天我交給你的那封厚厚的信，是不是誰的一封信書？」婉如笑着隨芷英站了起來。

「不是，不是！千萬不要胡說八道，那是封討論工作的信，不信，回家去我給你們看。」

其實，這正是一封信書，而且芷英也決不會把牠公開的，但爲了怕她們真的吵着要看，所以她故意說出公開的話來。

大家拗不過芷英，只得站起來向目的地進發。

把工作的任務完成歸來，已經是黃昏時候了。四個人裏面，只有芷英

公開的秘密

最痛苦，她對於萍，過去是那麼熱愛着，把他當做是世界上最多情，最愛的人，如今發現他曾經愛過別的女性，至少在「專情」這一點上，他是靠不住的。

「也許除了我以外，他還愛着別的女人，唉！多麼可怕的男人呵！」

芷英想到這裏，心裏不覺一陣一陣的酸痛起來，她想起了萍寫給她的許多情書，送給他的相片和小石子，還有絲手帕，襯衣……想起了爲小石子而受過日本人的苦刑和侮辱，未免太沒有代價了！她恨不得一下把萍的影子在腦海裏永遠消滅，像一顆石子投在大海裏，一點痕跡也不留，可是情感這東西是奇怪的，你越想忘記他，他的影子便越鑽到你腦海裏來，你越恨他，心裏便越愛他。的確，愛

與恨是常常聯在一起的，芷英有時也想把歐師長來代替萍，讓自己的腦子有一個輕鬆愉快的時候，但是不可能，究竟她對歐師長的印象太淺了，而且她素來不願意和軍人交遊，這並不是她瞧不起軍人，而是她覺得軍人的生活習慣和自己的興趣相差太遠，尤其對於那些每到一處地方，就有一個臨時太太的軍人，實在一提起來就頭痛，因此歐師長的情書即使寫的這麼深刻，但芷英只能當做一篇小說在讀，實際上他是不能發生什麼反應的。

可憐的是，歐師長日夜眼巴巴地在盼望着芷英的回信來，一天，兩天，三天過去了，對方仍然沒有動靜，他實在時候得不耐煩了，便大胆地打了一個電話給芷英，芷英很快地從樓上跑下來接話，電話機正裝在王處長的隔壁，一聽到師長打來的，王處長便聳着肩膀在偷聽。

「是的，我是李芷英，歐師長這幾天好嗎？前方的戰事怎樣？有千人針，符咒一類的戰利品，千萬不要忘記送我一份呵！……來師部玩嗎？好

四一

的，那天有功夫我約劉隊長同來吧，但是這幾天實在太忙了，簡直連吃飯睡覺的功夫都沒有……」

王處長聽到這裏，不覺酸火上升，心裏非常痛恨芷英，他暗地在想：「女人是最有虛榮心的，到底師長比處長的勢力大，她居然被他勾搭上了。」

自從偷聽到這個電話以後，王處長又在胡軍長和劉隊長面前說了關於芷英如何浪漫，如何思想不正確的話，幸而劉隊長了解芷英是不浪漫的女性，雖然她的態度有時完全像個男人，那麼大方，好像什麼都滿不在乎，但她的人格是很高尚的。胡軍長也知道芷英是那天晚上才認識歐師長，此後

便沒有再見過面，即使某一方面對某個發生很好的情感，也決不會這樣就戀愛起來，至於思想不正確，那更是隨便加上去的罪名，胡軍長並不理會這些，但芷英的心憑空又添上了許多麻煩。

(本節完)

# 南風

第一卷第四期

合刊目次

實施憲政之基本工作……力生	口罪惟錄與明史鈔略……鼎芳
論風氣……黃慶華	亞洲的永久和平(衛爾斯作)……瑜珈
東晉的豪族……孟暉	美術品及其意義……彭子
幼年之回憶……朱俊	蜀中三作序……黃天鵬
柳州紀行……羅香林	口奉題南風月刊……栗

小樓一角……王平陵	我所得的教訓……自在
縉雲山下……孔德	和珅與勺園(洪煨蓮作)……陸知微
蜀居隨寫……周曙山	口南風歌……太虛
隨筆兩篇……子學	口山東總督之無稽……楓園
公開的祕密(戰地之三)……謝冰瑩	夜以繼日(西摩諾夫作)……楊新聲
口編後記……編者	

# 夜以繼日

(五)

西摩諾夫作

朱新民合譯  
楊麟鴻

重重地與薩布洛夫接了一個吻，隨即匆匆的跑了。

薩布洛夫經此一吻，心想同病房的人們會要訕笑他或者臉上表示出譏諷的神情了；於是他用着尷尬的表情向週圍病床上的人望去。却道，並沒有一個人說什麼，也沒有人恥笑他。祇有並排床上截去了一條腿的一位中年中尉這時回過臉來，蹙着眉對他說過了一個和善的微笑。薩布洛夫於是也報之以微笑。此時中尉翻過身來，對薩布洛夫說道：

「你曉得，活在世上而喪失一切，是異常苦惱的事。喪失了那麼多，還沒有一個人像這樣喪失過！這太苦痛了！」

「是的！」——薩布洛夫回答。他想這位隣床的病人一定要說到自己的腿了，那麼免不得要說兩句好話，安慰安慰他。可是說什麼好呢？

「不過我並不是指着這個而言。」——中尉一面說着一面隔着被用手摸着被餘的腿——「我是一個翻譯官，沒有它不要緊；說不定，在司令部裏

「安孃！」——薩布洛夫叫了她一聲，此時他感覺在自己心靈之中實在積蓄得太多了，假使此時再不訴衷曲，則當她去後他將情不自禁地向護士，向醫生，或任何一個最初走到他面前來的人，訴說他的愛慕之情了。

「安孃，如果沒有戰事……」他原想說：——如果沒有戰事的話，他將立刻把她帶到寫字的地方去，而不再放她了。可是安孃却不待他畢辭接着說道：

「如果沒有戰事我們還不會相識呢，對不對？可是呢？對不對？」——她是這樣肯定地一再重複着自己的話，惟恐他會要和她爭論。

「是的，」——他就說——「我正要說這句話，却被你猜着了！」他們繼續着四目相視。安孃接着說道：「我知道我應當做什麼事……」

我得到了一個一晝夜的休假；我想：我想把你由此地帶走。」

「帶走嗎？帶到哪裏去？」

「帶到我媽媽那裏。要你在媽媽那裏……」——說着，她又更正道：——「要你在我們那裏繼續休養……大概你可以移動了。我的媽媽會看護你的，而我呢，雖然夜裏要出去搬運傷兵，但是一清早就可以回到家裏來看護你的。」

「那麼你什麼時候睡覺呢？」——他笑着問。

「等你病好之後！」——她說。安孃很想對他說，難道就不明白——有他廝守在旁邊，她將多麼幸福，如何還能酣睡；而且他不是也在愛她嗎？但是她並沒有說出口來。她從病床上站起來；剛邁了一步，忽地又回轉來，很不熟練地宛如小孩子一般

我仍舊還能奮鬥呢。我是指別而言……在明斯克地方我的妻女全都遇難了。可是同此遭遇的人也正多着呢！

所以我還不是指此而言，我所要說的是——除妻女而外德國人還剝奪了我一生的心血。你曉得，最近十五年裏我從事什麼工作？你猜猜看，是什麼工作？」——中尉一面冷笑着，一面在說。

薩布洛夫一聲不響地靜待他說下去。

「我自從開知識以來，一直在研究德國的新歷史。在我的著述中，我也不知寫了些什麼；我現在也不願意再說了。也不知什麼是對的，也不知什麼是錯了；真是天曉得。不過我現在祇知道一樣，就是我再也不研究它了。自從我親眼看見了一切與親身喪失了一切之後，我再也不能研究他們的歷史了。我毋寧加入殘廢人工作團體，等戰事了結之後我準備設攤賣啤酒，總比時時想起我會經研究過他們的歷史要好得多。或者別人仍舊要研究它，甚至於一定有人要研究它；但

我却洗手不幹了。你明白我嗎？」

「明白！」——薩布洛夫說。

「你的將來一定是很好的，」——

中尉將身體靠着枕頭，嘆着一口氣低聲地說——「是很好的！她就要回來了；噢，千萬不要見怪；當她坐在此地時我是一直在觀察你們。不過我現在已是殘廢人了，所以可以這樣辦。」

他此時很悵觸地用力在被面上在截斷的腿下空虛處拍了一下，忽地很粗俗地罵了一句。繼而翻過身去，緊閉雙目，一聲也不響了。

薩布洛夫於是也將眼睛閉了起來。他認為閉着眼睛等她，似乎比較輕鬆些。他就這樣躺在床上並且着意地想着要她回來。可是同時他意念中竟不能忘情於隣床的這位病人。這恐怕在這次戰事中他還是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以幸福人的資格來同情於不幸之人。雖然他人的塊壘於自己是無關痛癢的，但惻隱之心却整刺着他的整個心靈。然而有什麼話可以向那人說呢？絕對沒有。即使向那個人說些個安慰同情的話，還不是與隔靴搔癢一般。

且不說這裏薩布洛夫躺在床上，靜候安孃。此時安孃却在樓下一間小房間裏站在主任醫官的面前。

主任醫官是一位外科醫生。外科醫生中類多玩世不恭之流。他也是這一流人物。他的身量不高，豐滿而近於肥胖，面色桃紅，具有兩道濃黑的眉毛和濃黑的兩批鬍子，直好像是畫上去的一般。他是一個優良的外科醫士；平生經他救治的人雖已不在少數，但他認為必須要聲明——他對於醫學的態度是懷疑的。施行外科手術的時候他的頭腦特別冷靜。他提到截斷的手與腿總是帶着嘲笑。他時常說出語妙雙關的話，雖然有女客在座他也毫不避忌。但實際上他却是一個極其柔和而靦腆的人，不過安孃並不曉得，雖然因為在醫院共事的關係而與他相識了很久。安孃與別的同事一樣聽到他開玩笑的話已非止一次了，她認為今天要和他說的話很難得到他的瞭解。因此她邁着堅定的步伐一直走了進去，扭緊了心弦準備向他說出所要說的話，不容他對自己對薩布洛夫

以及對最主要的就是使她生命充滿了快樂的新感覺加以取笑。於是她一跨進門就說：

「尼各萊·彼得羅維奇！(主任醫官之名)我有一件事求你！」

「我希望你不需要截斷什麼肢體，所不幸的是人家有求於我時總不外乎這點事。是不是？」——主任醫官照例嘻皮笑臉地回答。

「不是這事，在此地住院的……有一個少尉，薩布洛夫少尉……」

「薩布洛夫？啊，想起來了！是個滿身受傷的，那麼怎麼樣呢？」

「他現在日就痊愈……」

「這是可能的，也很可喜。那麼下文如何？」

「我的母親現在就住在此地村裏。」

「這也是很可喜的事！不過兩樁事有什麼關係？」

「我請求……」——安孃說到這裏用目光望着他——「我想要接到我家去養病。」

安孃的目光是那樣的莊重而有魅

力，主任醫官幾乎要脫口而出的玩笑話竟爲之咽閉住了。接着安孃又說道：

「我懇求你，我要接到我家去。」

「爲什麼呢？」——主任醫官正經地問。

「在我家他要好些。」

「何以呢？」

「他在我家要比較好，」——安孃很固執地說——「我知道他在我家要比較好些。我懇求你。」

「他是你的親戚嗎？」

「不是，不過……我需要這樣做。否則我別無辦法。我要同他在一起。」——安孃此時已決定在迫不得已的情勢之下說出任何的言語，那怕是慌話，並準備承認一切。

主任醫官認爲女性救護隊員醫院護士等人往往會與病者發生戀愛，這是事實上不免的。他也並不願加以追究，不過他總喜歡取得一個把柄來毫無惡意地喜諷她們一番的。可是像這樣大膽而直接了當的請求似乎還祇是

第一次遇到。他陡然間想起了遺留在寫字的伊爾庫次克的家。他離家已很久了。他想起自己的孩子和愛妻。他與愛妻是從大學時代就一直相愛的。他一向是戴着一副玩世不恭的假面具，而內心却憂鬱地懷念着自己的家，不過對人永遠不說出口而已。現在由於這種意外的情事，尤其是由於安孃充滿了希望的目光與堅定的聲調他沒有辦法了。他好像是面臨一個棘手的外科手術一樣的緊張。他此時必須決定他人的命運，這是很顯然的事實。此際他覺得不便說「看一看病人覺得如何再定，」或者說「這是章程所不容許的，」或者說「容我考慮一下。」他必須說「可」或者「否」。

「好吧！」——他終於說了。

一席談話出乎意料之外很快的結束了。他與安孃兩人都是驀然間不知道還應當再說些什麼。尤其是安孃，她已然準備了全付精神打算在他拒絕請求時和他力爭的。她迷惘地對着主任醫官靜立了半分鐘之後一語不發地悄悄的退出了，甚至於忘記向他稱謝

過了一小時之後，薩布洛夫乘著醫官們乘用的炭氣發動的小汽車，被遷移到本村另一端建築在河濱之上的一所小房子裏。房子的下面清流潺潺，這是伏加河的一個小支流。由水面通達到小房子的小路上生著幾棵垂楊柳。這個水，這些脫盡了樹葉的楊柳和這所小房子：在薩布洛夫看來，寂靜得與醫院裏一樣。

房間裏面是分隔成一明一暗兩間，亦是異常寂靜。深秋僅餘的蒼蠅在低聲的飛着；迎門的小孩輕輕的經過一邊，讓他進去；桌子旁邊靜靜的坐着兩位頭戴黑帽的婦人，她們的年齡已不輕了：一位是房東太太，一位是安孃的母親。總之對於薩布洛夫一切都是寂靜的，這是在醫院裏十天以來所感到而始終仍舊繼續着的感覺。當他隨着安孃進房來時，房東太太起身招呼，並且說：「請進，請進！」而安孃的母親却拊掌說道：「上帝啊！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了呢！」接着她又說道：「你好。」

救護隊隊員將薩布洛夫擡到桌旁長凳上坐定，不知把他安頓在何處好。薩布洛夫於是對他們說：「你們去吧！不要緊，我自己會走上床的。」

救護隊隊員走了，房東太太也回到自己那間房間去了。薩布洛夫此時感覺又回到了家庭裏了。他已離開家庭多年，而家庭對他又是那麼舒適而可愛。他坐的地方正對着窗。窗是開着的。由窗外傳來一陣陣新鮮的河水氣息與秋葉的腐爛氣。

「你會不會受寒？要不要把窗關起來？」安孃問。

「那裏的話，不會受寒！」薩布洛夫答。

安孃走向一張大床。床在一個俄國式的大壁爐旁；壁爐在房間中間，因此把這間房間分隔為二。她掀起了被窩，又將枕頭拍拍鬆。這是醫院裏護士每日這樣做的。但是在薩布洛夫的眼光中，她比別人做得特別好。他正在賞鑒她的手法，她却說道：

「哪！預備好了！」

「好，等一等我就會過來的。」

薩布洛夫說。

安孃的母親坐在桌旁斜對着薩布洛夫。她一直望着薩布洛夫。薩布洛夫知道她們母女二人談論過他的事。據薩布洛夫看來，她的神氣與在艾立頓相遇時已不相同。（薩布與安孃相識以前先與安孃的母親相遇）。她默然無言地坐在那裏，像是有極大的苦痛壓迫着她的內心，但是眼睛却安詳而輝明。她見到了一切，在心裏衡量了一切；而現在只是在期待一切事情的結束。

薩布洛夫沈默了一會說道：「此地比艾立頓好些。」

「是要好些。我們那時簡直什麼都不顧了，什麼都忘了；連自己的親人都忘了。就這樣糊裏糊塗地走到了艾立頓。而此地呢有我的小姑娘，自然是好，艾立頓怎能比得上此地？尤其是現在剛起門來說話，祇是一家。」安孃的母親這樣回答。她一面望了薩布洛夫一眼，一面又接着說道：「你怎麼這樣了！」說着她又把目光移向女兒。此時安孃對着薩布洛夫

坐落椅子的另一面。

薩布洛夫明白：安娘的母親是看着他這樣的蒼老，而女兒却是那樣的年青，如何能配稱。他心想告訴她——他實際上並不像她所想的那樣老。可是這句話他今天已是第二次要說出口的，但終于咽閉住了。

她繼續着又說道：「安娘一天到晚在外面跑。」——說着話眼望着安娘又重複說道：「每天她要往外面跑五趟，也不知什麼時候才算完？」她一面說話，一面將包頭的帽子繫好，立起身來向門口走去。安娘却嘆道：

「媽媽，等一等！請你幫我把他放上床去！」

「哦！我自己來！」薩布洛夫鼓着勇氣說。

正說之間他想起自己立起來，却不知道她們母女兩人一左一右走到他旁邊；他於是扶在他們肩上一躍一擡地走向床鋪。兩隻腳仍在作痛，雖然一隻腳已可着地，但是另一隻腳却痛得不能點地。因此當他在床上睡好之後，

他不得不從額角上幾次三番拭汗。安娘的母親走出去了。安娘搬了一張椅子依傍着床鋪坐下。

「怎麼樣？」——薩布洛夫問。

「很好！」

兩人都沒有話了。

薩布洛夫伸出一隻手給安娘。安娘用雙手握着，眼睛望着他，一仰一合地微微擺擱自己的身體。忽地若有所驚地問道：

「你的手臂已不痛了嗎？」

「不，一些也不痛了。」

她又繼續搖擺了，並且一直在端詳他的面部，仔細察看他每一條皺紋。這是她的人了，簡直是她的人了！你看，他已睡在此地，這是她的家；雖然嚴格地說這個家也不是她自己個人的，而且明天她又回到奧達林格勒，再過幾天他也無疑要離開此地。

但目前她可是捏着他的手看着他的臉，這是她已期待了好久而今天出乎意外地獲得了的。她情不自禁地高興得流淚了。

「怎麼呢？」——他問。

她放鬆了手，在他的肩上添着跟淚，並且說道：「沒有什麼，這是高興的。」

她移開了椅子，坐在床沿，把自己的臉貼在他的懷裏，淚液起來了。她哭了很久之後，抬起了帶淚的面龐對他嫣然一笑，接着又把臉塢在他的胸前。她一面哭着，一面想起：當時渡伏加河的情形，她受傷了，是如他的痛楚，他如何吻她；後來——他們相識之後——她有一陣子好久沒有看見他，及至找到他時，看到他那可怕的樣子，可是接着八天之內竟又未去探望他。她一直在哭，他祇好望着她的頭用手指輕輕地撫摸她的頭髮。後來他索性用雙手抱着她的頭緊貼在自己胸口。

忽地他聽見有腳步聲，回頭一看，是她的母親走進來了。他不由得想把她推開些。但她却正相反地更他貼得更緊。她抬起頭來向母親笑了一笑，又繼續緊貼着他。他於是感覺——這是一輩子的事了。（本節完）



# 大興工業公司

出品

三八香皂

三八牙膏

銀光香皂

銀光牙膏

銀光花露香水

椰子花露香水

獅王透明藥皂

獅王機製藥皂

野玫瑰香水

大喜香皂

大喜牙膏

紅喜牙粉

發行所：重慶民族路一八二號電話三四〇八二轉  
製造廠：江西北陳家館二四號電話掛號七四九

# 南風徵稿簡則

- 一、本刊為綜合性雜誌，除政論外，凡為新知識與為掃除海內外專家經常撰述外歡迎外稿。
- 二、本刊特開下列各欄：
  - (甲)時事論衡：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外交國際等論評。
  - (乙)文史叢載：包括國史地理地質雜記掌故逸聞詩評序跋考證札記金石書畫等文章。
  - (丙)世界名著：包括國語詩論摘要文藝理論小說戲劇論文等譯述及介紹。
  - (丁)抗戰史料：輯錄軍民以求救國守土可歌可泣事蹟或傳英雄烈士或論戰役戰略以供研究資料。
  - (戊)特約：每年擬刊二三期，性質應詳加商榷而定。
- 三、來稿請用格紙或十行紙，行間留空，並加新式標點，如係譯稿并請註明原文題目及著者姓名出版日期。
- 四、來稿除特約者外概以一萬字以內為限，并請註明姓名及通信處，揭載時如須以筆名發表者亦請附註。
- 五、本刊來稿有修改權，不願者請先聲明，如須退稿須附足郵票。
- 六、來稿一經揭載每千字酌致五百元至一千元之報酬，已先在他處發表或一稿兩投者恕不致酬。
- 七、惠稿請寄重慶牛角沱街五十四號第一號南風社編輯部。

# 南風

第一卷 第六期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出版

出版者 南風社

發行人 黃天鵬

編輯者 南風編撰委員會

編輯委員 潘公弼 陸丹林 徐蔚南 曾慶白

祝秀俠 謝冰瑩 鄒孟暉 黃天鵬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

## 訂閱本刊優待辦法

- 一、訂閱本刊，均作自由定戶。
- 二、每月先繳國幣壹千元，款到即出收據，每期按定價九折計算，款盡時結算通知。
- 三、本對定戶，於每期出版後儘先寄奉，平寄郵資免收（掛號郵資照加）。
- 四、定戶來款，請匯寄南風社。郵票以五元以上者為限，十元以上通用（向本刊總經理處中國文化服務社訂閱亦可）。

## 廣告價目（每期計算長期另有優待辦法）

等級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等	裏封面外面	一萬四千元	八千元	四千五百元
普通	文中插頁	一萬一千元	六千元	三千五百元

本期定價 國幣 三百元正

重慶 中國國貨公司

◁ 營業要目 ▷

手帕	毛巾	服裝	布疋	呢絨	綢緞
兒童玩具	教育用品	五金搪瓷	內衣襪子	玻璃磁器	棉毛織物
紅綠名茶	化粧飾物	旅行用具	皮件幅鞋	各色名酒	罐頭食品

—— 民族路二四一號 ——

內政部核准登記證警字第九八一九號

三寶註冊三百元